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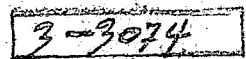
破



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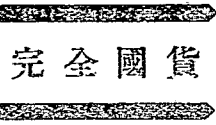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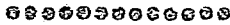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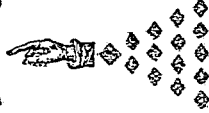


陶知行





海光農園



完全國貨

一本農圃出售蚊煙花木蜜蜂等農產品

國人愛國
請用國貨

駕乎舶來品以上之國產海光牌出品

地址 武昌東湖海光農圃
發售處 各大商店

獻

詩

新生

同一的興趣是條繩緊繫着這十餘顆熱情的心，
手攜着手整齊步伐地向着那同一的目標邁進，
像遠征者負着行囊啟一程又一程奔向着征途，
我們張開了文藝改進之帆在陰霾的海面橫渡，
三年的時光在無盡的永恆中只佔那麼一剎那，
樂文是在這一瞬裏播種發芽開出了黃色的花，
幾學期來的烽火奠定了今後我們努力的基礎，
我們永遠地要在這最前線高舉起民族的大纛，
黑暗在陰深之處猶笑波瀾在週遭洶湧地蠢動，
希望的星星閃着照看我們把精神的弦琴播弄，
三度的晝紅只更熾燃了我們對炮灼熱的哀腸，
我們笑着前進因為陰雲怎麼也遮沒不了太陽，
同一的興趣是條繩緊繫着這十餘顆熱情的心，
手攜着手整齊步伐地向着那同一的目標邁進。

烽 火

中華民國廿六年四月
樂文文藝社出版

獻詩

..... 新生

寫給烽火

..... 力員(一)

創 作 五 篇

蓉姐

..... 瀾音(三)

明天

..... 養吾(一六)

午夜的悲哀

..... 沙渺(四一)

玩具

..... 岱(八)

人屍

..... 特麗(五)

普希金的生平

..... 樂樂(二)

散

園裏底玉蘭和石榴……………碧 浪(二四)

希望……………尋 (三三)

蕭晨角音……………沙 (五九)

春的田野……………虹 (四五)

離家……………黑 珊(六三)

文

東方第一都會(報告文學)……………野 火(二六)

憶廟行(敘事長詩)……………張寄萍(七九)

詩

老乞者……………仲 (二四)

戰場回憶……………璋 (五五)

除夕……………馨 (二六)

逢故人(散文詩)……………朱 綱(二八)

我願變一朶雪花……………張 鴻(三一)

殘缺了的詩章……………星 星(五六)

堤……………承 文(五七)

無題……………志 鴻(二七)

火……………茅 舍(三三)

選

難寄的尺素(關外通訊)……………秋 帆(四七)

雜

寒窗漫話……………知 良(五一)

樂文的二三特性……………潭 月(三六)

夢之漫談……………白 水(六一)

金口雜寫……………毅 夫(七〇)

回憶……………蕭 馨(六八)

寒假歸來……………無 名(七六)

狂歡之夜……………洛 克(五四)

送別……………福 壽(七四)

寫

戲劇：走馬燈……………阮世忠作劇(八五)

編後……………編 者(一〇三)

寫給烽火

文學為時代之產物，亦改進社會之先驅，此義也，凡習文藝者，類能言言有願，願成此重大之使命，非有深厚之修養者，不足與言。今談文學者夥矣！嚴格論之，能語於此者，有幾人？樂文社諸友，具現代之眼光，本熱烈之願望，毅然肩此巨任，團結同志，以文會友，在文藝團體中，歷史為最長，而作品亦皆可觀。是匪獨吾校之光，在一般文藝界，亦自有相當地位矣。

力員不敏，躬與盛會，欣幸之餘，聊貢一言，老生常談，原無新義，不過略抒隅見，為諸君臨文反勘之印正，隨時之參考而已！

傳曰：言而無文，行之不遠，夫行之不遠，則失文之功用，是無文莫如不言。所謂文者，非僅雕飾章句以為美也。必也，有倫有脊，合於論理，故孔子於艮五之爻詞釋之曰：「言有序」，有序之言，始足語於文焉。世之衰也，名分例置，是非不分，家既不齊，而國乃大亂，文

章之道，何獨不然？蓋文不外言事，言理，言情，苟使文無義法，則記敘難明，抒情達理，失其功用，何貴有此文乎？

抑尤有進者，立言須誠，不誠無物，無物則淺陋，則虛浮，雖有粉飾雕琢之詞句，不足盡文學之能事，故行文無論為虛構，為想象，為寫實，須具有真摯之情感，有深厚之意思，庶作品表露，乃能取得讀者之共鳴，而吾文於直接或間接，可獲相當之效果，易曰：「言有物」，凡文之能具有價值者，未有越乎此者也。從號稱普羅文學，而於貧苦民衆，曾無真實同情，號稱民族文學，而惟身家幸福是謀者，就令藻麗文詞以自飾，其誰信之！

總之文章之道，本非一端，吾之所云，自謂為最基本條件。今人言文者，其欲達到之目標，為真善美，使此基本條件不具，則目標無由達到矣。夫無物不真，無序不美，不真不美，何善可言？此從事文藝者，所當致力者也。

今諸君有此團結，於文藝上相攝遮造，自必研究有得，何待力員嘵嘵，所以不已於言者，正以無量歡欣，藉此為諸君祝耳。

蓉 姐

潤 音

二姑母的女兒蓉姐，由宜昌到漢口來進學校，放假的日子就住在我的家裡。我很愛她，因為她溫婉美麗。她也愛我，常常講故事給我聽，有時給我許多美麗的書看，我最喜歡的一本叫紅蘿葡鬚，我看不懂的時候，她往往很耐煩爲我解釋，有時候她還講到她自己的故事。

她有着一段悲鬱的歷史，一小時就喪亡了父母，是由嫡母撫大的。嫡母待她雖然不惡，但是她說她是經過了一段沒有父母的愛來溫潤的灰色的童年。她的身體很弱，害着奇怪的病，這病苦惱她，剝奪了她的快樂。談起她的身世，她有時是會流淚的。

「蒼英是個聰明的孩子」，蓉姐對我的媽說：「她很懂世故，又會用心思，我很喜歡他」。

媽聽了這話總是微微的笑着說：

「蒼英愛同你在一起，不愛去頑皮，個性是很靜的，你該好好的領導他」。

這些話有時是當着我面說的，我就害羞的伏在蓉姐的膝上，她低下頭來問我：「蒼弟，你真愛我嗎？」我點頭回答她，她笑了，眼眶裡隱隱的閃着淚光。

「你就做我的弟弟吧？」她說着，「跟我回家去」。

「好的，我一定跟你去！那麼什麼時候走呢？」

「哈哈」母親和蓉姐都笑了起來，我不明白爲什麼她們要這樣笑，但是我已經決定了要跟

蓉姐一起的。

蓉姐常常用很有趣的問題問我，有一次是：

「你猜猜世界上是先有雞，還是先有蛋」。

這個問題是太為難我了，我答不出，要她告訴我，她說：

「你去多想想，以後再告訴你」。

我想了很久，終於想不出，便去請教楊媽，楊媽也答不出，我就問父親，父親說：

「這個問題是沒有答案的」。我把這個回答去回答蓉姐，但蓉姐說錯了。

「雞和蛋是同時產生，同時生存的」。她這樣說。這個答案使我對蓉姐發生敬仰，我覺得她

的學問是太高超了，壓倒我的父親，楊媽和所有的家人，以後我常常用這個問題考試別人，能夠回答的很少。

有一次，我記得她又問我一個問題：

「有五個人，共吃一碗飯，倘若五人分着吃，那麼五人都要餓死，倘若祇給一人吃，那麼就是餓死四人，你想還是五人吃好，還是一人吃好」？

「蓉姐，你的話不對，五個人怎麼祇有一碗飯呢？不是應該有五碗飯嗎」？我回答着，但是蓉姐却驚奇的把我抱着了。她說：

「聰明，聰明，你真聰明……」

「我答得對了嗎？」

「對的，你的話真對，五個人爲什麼不應有五碗飯呢？每人應該有一碗飯，這是自然的常情，依着自然的常情，人類是不應該有餓死的慘劇的，但是——」她的臉忽然沉着了——「如今的世界，儘有五人連一碗飯都沒有的悲劇呵！」

她說的時候，似乎忘却了我，興奮的光在她眼裡閃着，在她的幻夢中開展了一場人類的大悲劇，她憤怒的揉動着嘴唇。

像這種問題一樣還有許多有趣而有意義的，但我記不清楚了。

蓉姐也有男朋友，叫王如彬，是在×中學唸書的，很活潑，腫子像桂元核般大小，個子也很長，頭上有稀疏的短髮。

有一個星期日，他到我家裏來，蓉姐介紹說我是她的弟弟，他笑着，很親摯的握着我的手。

「唸書了罷？小弟弟」。他問我。

「他在×小學唸書，挺聰明的」。蓉姐爲我介紹了，並且誇讚我一頓，我照例害羞的紅了

臉。

「你將來有什麼志向，小弟弟」？他又問我。

「我要做政治家的」。我驕傲的說，這個志向有一半是受蓉姐的慫恿，她常說她希望我做政治家，將來改造社會，所以我就毫不猶豫的說了。

「哼——志向很大呢，了不起」，他翹大姆媽說，「不愧是蓉小姐的弟弟」。

「對啦，我對他的希望很大呵」，蓉姐笑着說，「他將來一定有出息的」。

接着她們就開始談話了，蓉姐吩咐我到外面去玩，她們關着門談了兩個鐘頭，王如彬便告辭了。

「蓉姐，爲什麼你不許我聽你們說話呢」？我進到房裡之後，不平的鼓着氣說。

「哈哈，你惱了嗎？你爲什麼要聽呢？不是同你沒有關係的嗎」？蓉姐很和氣的回答。

「沒有關係那麼更不打緊了」。

「你不懂這原故的，你還年青」。

但是究竟是什麼原故呢？

有一天，母親不知道爲什麼發氣了，楊媽喊了我去，說母親要問我話：

「蒼兒，你說吧，蓉姐的客人來的時候，說過些什麼話」？

「我沒有聽見什麼，蓉姐不許我聽」。我很坦白的回答，母親聽了我的話也沒有說什麼，但是怒氣還沒有消，我不懂母親爲什麼生氣，我不敢開口問。

蓉姐進門來了。她的臉色很難看，但是她鎮靜着。

「……你這種行為真無聊……蓉兒，我對你說，你沒有父母，靠了你嬌母撫大，現在總該懂些事了。嬌母對你的一番好心事，你也該曉得。本來一個姑娘到了十八九歲也該嫁人了，給你讀書，是讓你多得些知識，你也該用心讀書好好的把高中畢業，將來就是不嫁人也能教教書過活。現在却鬧這些玩意兒，什麼遊行，開會，軋在一些男學生堆裏，真不像樣，十八九歲的姑娘在街上打呀呀，真胡鬧極了。我是跟你舅舅說過了，還是把你送回嬌娘那邊去，在這裡我管不着你，免得把你弄得不清不白，我對不起你的嬌娘。那麼——你明天不要上學了」。

母親的態度完全是出我意料的，我平常從來沒有看見他對蓉姐這樣蠻橫無理的，而蓉姐苦喪的垂着頭，沒有說一句話。她是這樣孱弱而無力。我走近她，拉拉她的膀子，昂頭對她說：

「蓉姐，不要生氣，媽媽沒有道理」。

「不，蒼弟，你媽的話都是對的……」她苦澀的說，轉頭向外走去了，我要跟她去，但是被媽媽的粗魯的喝聲停住了。

第二天早上十點鐘，我到蓉姐的房裏去的時候，她正在整理行囊預備動身的樣子，我望着她的神氣沒有說話，她發現了我，便蹲下抱着我。

「蒼弟，呵，」她叫着，聲音是抖動的。她哭了，眼淚從她的眼眶裏滾出來，她抱得我很緊，我心裏難過。

「蓉姐，你要走嗎？我要跟你去呵！」

「不，你錯了，弟弟你在家裏有爸爸媽媽多快活，有吃有玩的，媽媽還要爲你做新衣服過節呢。你跟我去了就不好了，我沒有地方——不，我是不回家的」。

「蓉姐呀，我的媽太狠了，我不愛她，我願意跟你去，你不回家到那裡去呢？」

她沉默了，悽悽的啜泣着，她似乎在想，「不回家到那裡去呢？」但是她終久祇用眼淚回答了我。

「你告訴我，爲什麼媽要罵你？」我理着蓉姐的頭髮問。

「因爲我愛了國呀！」

「愛了國？愛了國爲什麼要挨罵呢？」

「是呀！現在中國人是沒有愛國的自由了」。

我不懂蓉姐的話，我正要再問，忽然王如彬進來了，打斷了我們的話。

「決定今天就走嗎？」他問。

「是的，家裏人還沒有曉得」。蓉姐很神秘的答着。

「那很好，火車十二點鐘在X門開」。

「好吧，就這樣決定，關於X會的事情，請你代我交托懋姐，我待會再寫封信給他」。

「但是你的蒼弟呢？」王如彬指着我說，他似乎剛注意到我。

蓉姐很驚奇的望着我，她在前一分鐘，似乎也忘了我。終於她又蹲下來輕輕的對我說：

「你不會告訴媽媽吧？」

「不會，不會，打死我也不」。我搖着頭說。

「那麼好弟弟，現在請你出去吧」。

「不，不，我不出去……」我強硬的回答，搖着頭，「我一定不出去，我再總不出去了，我要跟你走，我不願離開你」！我叫着，禁不住的抽泣起來，彷彿誰即刻要搶去蓉姐似的。

蓉姐也哭了，她抱着我，已經不能再說話，我感覺她的呼吸很急促。

「哎喲，不要忸忸捏捏，決定了就決定，有什麼好哭」？王如彬粗大的聲音在响着，夾着嚴厲的譏諷，我不能忍受的氣憤了。

「這人很壞，趕他出去，趕他出去」！我叫着，他却笑了起來。

終於是，姐安慰我，叫我不耍發氣，她說：

「你是頂懂世的，現在要吃飯了，媽媽會來找你，反倒不好，你還是出去吧」，她又側頭向王如彬說：「你也去吧，決定好了的就照這樣去做，你到車站等我吧！」

王如彬囑咐了幾句話就走出去了。

我不能忍耐的悲慟和慘淡的眼光望着蓉姐。她又開始整理着箱子暗暗的揩着眼淚，我沉默的走在地上，口像噙了似的。

媽媽的聲音在喊我吃飯。

「快去罷，快去罷，吃過飯再來，你說：蓉姐不想吃飯，叫他們先吃」。蓉姐催促的把我送到門外，不容我些兒的躊躇。

「吃飯呀，蒼少爺！」

「來了！」我應着就跑去。

吃過飯我回到房裏，蓉姐已經不在了，空剩下個寂寞悲鬱的房間，兩滴無望的眼淚伴着我。窗外刮過一陣風，吹着很悲慘的調子，陽光却依然掛在窗櫺上，發着希望的微笑。

普希金的生平

樂樂

(Pushkin Alexander Sergeyevich) (1799—1837)

——俄羅斯的革命詩人——

(一) 引子

一位生在帝俄時代的作家，竟能使大革命後的新蘇聯很哀痛的來紀念他的逝世百年忌，並且博得全世界人們的惋惜和追憶，在不同的地域裏的人們，都會在本年二月十日舉行了盛大的百年祭，這的確不是一件很平凡的事。

普希金的偉大，並不是在他的創作天才能在各種樣式的文藝創作中，遺留下了最精美的傑作，或者是在抒情詩的寫作有了奇妙的技術，或者是因為他是俄羅斯本國文學的創始者，他的偉大正因為他能明瞭民衆的真實，為大衆所熱烈的擁戴，在他的作品中充滿着民族自決的精神，並且，很美麗地，真實地，描寫民衆的現實生活，在百年以前的黑暗時代預伏了大革命爆發的隱機，在他的「自由的頌歌」詩內他說：

「君王——你們雖然高居民衆之上，

但真理確又高於你們」又說：

「把真理拉上了斷頭台。」

他還自己以為毫沒有偏見，

削子手是必需的嗎？

只有那君權獨尊」。

(二) 普希金的生平

在中國，普希金的名字並不像不久以前死去的高爾基文豪那末的享着盛名，不過高爾基自己曾經很明切地說：

「普希金首先地感到了，文學是最重要的民族的事業……在他的眼睛裡；詩人是民衆底所有的感情和思想的表現者，詩人是瞭解和表現在生活底各種現象的」！

普希金的寫作是永遠地受着世界人們的推崇，在暮氣籠罩中的民衆生活中透出了一線光芒，爲俄羅斯的前途建築穩固的大路，但是他的生平却充滿了嚴肅和懷涼的氣味，他的逝世也是可以作爲一幕悲劇的資料或是一首哀艷名詩的根基。

一七九九年六月八日，在莫斯科一個帝俄時代古老的貴族家庭中，這位偉大的革命詩人便呱呱墜地了，貴族的子孫在廣大的人羣中享有特殊的權利的，普希金十五六歲的時候便被送進一所

貴族中學肄業，這時正是十八世紀末葉和十九世紀的初葉中，當時的俄羅斯，受着法蘭西文學的影響很大，沒有真實的俄國文學，普希金的少年作品雖然受着老師們大大地讚賞，可是仍然有沒一篇膾炙人口的精心傑作，十九歲的時候發表幾篇詩稿，雖然經過無數人們的驚異，然而在當代文學諸大師間，仍然沒有占得一個相當的地位，一直到一八二〇年他的長詩盧思蘭和魯特密拉發表了，因為筆調新穎，取材民間故事，文名大燥，誦讀他的作品的人們，沒有一個不替他表同情，因此普希金的思想便能够很迅速地廣泛地傳播到全俄羅斯，同時他接着大胆的寫了幾首自由思想並且含有革命性的詩，引起當局極端的不滿，同年便被亞力山大一世放逐到俄羅斯的南部，接着因為生病的原故，便在俄羅斯南部高加索一帶地方，安然地度過過四年的旅行生活，普希金這時的寫作，抒情詩佔絕大多數，現在英國人常常把普希金當作抒情詩人，大概是根據他這時的作品而論，旅行生活中與民間的接觸機會自必較多，普希金用他底敏銳眼光，很明晰地看清楚了俄羅斯民衆的真實生活，大衆的需要，俄羅斯前途危機的嚴重性，以及農村經濟崩潰的危險，他不但毫無顧忌的喊着「農村破產了！」並且更進一步的更投身民間，用着民間的大衆語，他說：

「地主爲了自己底幸福打算，他必需把農民變成自己的工具，使他們成爲無願望的，沒有思想的，因此，他從農民底手中奪去了他們耕種糧食的土地，並且整天地整星期地驅迫工作，

夏天農民赤着足走路，而冬天，他們就穿自己手織的草鞋，這樣的農夫既沒有牛，更沒有羊……

……

普希金的民間故事也是民衆生活深刻描寫的作品，他對於民間有了深刻正確的認識，同情民衆對於他也有堅固不移的信仰，四年的旅行生活將告完畢，又被當局認為思想過激被遣到故居受着嚴密的監視，其後，他發表了一篇轟動全俄的偉大歌劇以及其他的一些詩體故事。

亞力山大一世死了，尼古拉一世登位，因為審訊革命黨徒的案件，普希金的幾首自由詩又被當局發現，雖然終究證明是無罪，但是尼古拉一世仍舊放心不下，發了一個命令派人暗地監視着普希金，這樣普希金的行動自由，便受了相當的限制一直到他死。

以後他繼續寫了些抒情詩，掌握俄羅斯文壇的權威，一八二八年至一八二九年的冬天，他認識了一位具有古典美的少女——娜姬麗，麗卡洛芙娜，經過了相當時間的熱戀，他倆便在一八三一年的二月十一日舉行的結婚盛典，事實上，普希金厭倦了漂泊無定的放逐生涯，想在結婚以後安心努力從事文學工作，可是理想究竟與事實極端背馳，普希金夫人的美不但引起社交界中人的注意，並且社交生活的糜費，竟使普希金不得不在外交部去任事，這樣，不但普希金在文學上的努力逐漸衰退，並且在生計也會感覺到一些困難。

以後，他的境况愈來愈覺不妙，結婚的初年倒還寫了不少的東西，一八三二年也曾寫了二部暴動史並且受到政府的津貼，有幾篇長詩都不幸沒有完成，一八三四至一八三五年的一個冬天，一位法國青年人，亡命到俄羅斯，得着尼古拉的恩寵，作了御林軍官，一八三六年到一八三七年間，人們便盛談着普希金夫人與法國青年的艷聞，普希金憤恨難堪忍無可忍終於在一八三七年二月九日和那位青年人舉行最後決鬥，普希金受了致命重傷，這樣便結束了這位革命詩人最後的悲劇！俄羅斯最聞名的作家便是這樣地逝世！

(三) 結語

普希金是偉大的革命詩人，在不同主義的國度裏，大家都有這樣的感覺，普希金是愛民衆的並且得着民衆擁戴的，事實的昭示是如此。

現在回頭瞧瞧我們自己，民族文藝運動的聲浪正似怒潮澎湃般的洶湧起來；救亡抗戰的情緒激奮得更高漲，這些聲浪這些感緒，我們要用最大的力量來建設在民衆上，認識了普希金，我們應當這樣地深深地，痛省一下。

明天

養吾

大街上擁擠着行人，店舖裏圍滿了顧客，路邊也添了許多支着木架買門神紙和金銀錠兒的臨時商店，市上往來着一些商販兜售小木人，漆碗和木刻五彩花紋的薛仁貴征東或老鼠嫁姑娘的運環圖畫，嘈雜，混亂，笑罵，爭執，加濃了一年「底氣息」。

怡和布店稀疏地圍着幾個顧客，空氣裡流動着剪刀，尺頭，和碎布的聲音，不時也夾雜着一些論價的語片，其間；扭捏地進來了一個年青女人，白瓜子臉蛋，襯上一雙溜溜的秀眼和兩片桃紅的豐脣，散佈着一種極流蕩的風騷味，油光的髮髻破壞了蘋綠旗袍的時代感，可是兩耳上那對長墜子，當走進店來的時候，搖晃着，顫動着，仍是那麼楚楚地動人呢！年青的店夥趕忙奔向櫃台這邊接待這位并無誠意的顧客。

「小吳！老板在家嗎？」胭脂的唇掛着風騷的笑。

「老板嗎？幾天沒在家了」，年青的店夥狡猾的笑着。

「我不信」！粉頭擺了一下，長耳墜也隨着顫動着。

「真的，前日漢口疔頭號裡上來了人要貨錢，把他逼得這一連幾天都在外面跑，真是罵人那話；連XX都急灣了，哈哈……」

「噢」！她伸過手來佯羞地預備要打小吳，下意識地把視線掠視着四周，驀地發現了上面廳

屋裏一個身材很臃腫的中年商人，從灰布長袍和瓜皮緞帽裏，顯示着一種市儈的儀度，他笨重而貪婪的眼光，正和她的視線交觸着，她連忙掉轉頭，理起她底話絲：

「噲，那個傢伙就是正頭號裏來要賬的嗎？」

「對！」青年店夥略斂住了一點狎邪的笑容。

「咳！我也是來要賬的，他回了請你向他說我來過了，叫他快點把那五十塊錢的牌賬送到我那裏去，小吳，記在心上呀！這幾天各處要賬的跑破了門，「年下」我等着錢用啦！」

「好，他回了我一定說你來要了賬的，要了「花賬的」！」（註一）青年店夥點着頭，露出更狡猾的笑。

「罷！牌賬！」從微笑中扮出悻悻，同時投他一個迷惑的眼光，長身墜開始顫動着，她扭捏地走出了店門，而那位在廳屋裡來回躡着方步的「要賬」先生，還那麼儘自貪婪地目送着這娉婷的女人的背影，心塘裏像投下了一塊小石那樣激起了一圈一圈的波浪，起伏着，遼闊而渺茫，他半知覺地躡進了後屋的臥房門口，詭譎地撩起門帘探進頭去。

「老板回來過了嗎？大嫂！」聲音在空氣裡顫慄，這給予正低着頭在拍着孩子撫乳的老板娘以莫大的驚愕和不安。

「哦……哦……」她連忙牽起衣襟掩護着才剛掛在外面的「隻肥白而豐滿的乳頭，可是另一隻還緊啣在孩子的口裏，「要賬」先生已經顯巍巍地走進了她的身來，面上顯着猙獰的笑，粗大

而肥腫可厭的手掌已經探進她的胸口。

「哦，小伢多麼乖」隨着用手去擰小孩的臉，順便摩擦着女人豐滿的乳頭，孩子被擰着哭了，女人也似乎非常的忿怒，他開始懷喪地出了房門重蹣到前廳，外面匆匆地走進一個，——兩眼深陷，滿面青澀的中年商人。

「周老板，才回？我的款子怎樣了？」年關「到了，我是不能久候的」——臉上呈着可怕的冷酷和陰暗。

「是是，決對不能使你老哥久等的，現在「下條」(註二)實在難得買，「年關」的比又到了，請你老哥特別原諒，暫在這裏屈幾天，日內總要設辦法的」。臉上露出懇求的苦笑，邊走邊點頭地進去，心裡感到一陣輕舒，捲起門帘走進房裡，妻子在獨自地流淚——這又增加了心中的疑慮和不安。

「……………」妻子帶淚地訴說給他聽。

「狗娘養的，孫文卿那裡的五百塊錢再也不能和他講面子了，老子非逼的來打發這個混賬王八單走不可」——他忿忿走出了前廳，恨恨地看了「要賬」先生一眼。

大門前充滿了頹廢和衰落的意味，黑漆字「源茂花行」的招牌寂寞地懸在門前，往昔敞着的大門，現在只是半掩着，長板凳上再也找不着吸煙袋而談笑的棉花客商，在盛着白色的鑼盤裡，主人也會做着銀色的夢，可是那畢竟是夢呵！相傳有這麼一句話：「棉花生意是白老虎」。(註三)

「可以教人賺到百萬家財，也可以教人賠得連褲子都不剩一條的」。所以我們這位孫老板虧了兩萬法幣的血本還欠上一萬掛零的債務，也就并不見得什麼的驚奇和稀罕！

「現在是失敗了，一切都完了」。主人常是這麼嘆息着，可是一般兇惡的債權人似乎都不同情他，這使他太失望了。

「孫老板，我是一担担雪白的棉花挑進你的行裡來的呀，什麼到頭來一文到沒看見你的，我們鄉下人長年辛苦只望的是什麼呀？你看「年關」到了，我們的東家李老爺已經到衙門裏拿了狀紙，沒辦法，俗話好的好：人急了往人身上爬，你今天非「交割」不可，不就莫怪我對你不起，年頭時節的」——一個五十多歲的鄉下農人臉漲得通紅說：

「實順大爺……」主人的聲音又低壓下去，滿面堆着寂寞的憂鬱，心裏難過得很，可是使他難過的事儘多着呢，連從前和他感情很好的怡和布店的老板，現在也竟板起面孔踏進門來怒冲冲地向他要債了。

「孫文翁，你真對不起人，去年通挪你的那五百塊錢，到現在「本」無「利」無是什麼道理？你看前天漢口疔頭號裏派人上來住在我那裏要賬，這幾天真是把我逼的走頭無路，我也是「斧打鑿，鑿於木」。現在到了什麼日子？是「年關」呀！孫文翁，現在非要請你替我設法不可，好教那狗娘養的，疔頭號的渾蛋早點滾」，布店老板憤憤的說着：

「陳二哥，我實在是對不住朋友，這也真是沒有辦法」——主人的頭漸漸地低垂下去，發出低

微的嘆聲。

鄉城的夜是灰黯的，冷僻的巷落裏，悠悠地飄出喃喃誦經聲，這是最受鄰人尊崇的王太婆的佛樓上散進出來的。王太婆年老而精強，兩片乾癟的嘴唇像兩片已萎的紅花葉，闊邊的老光眼鏡常伴着稀疏的睫毛，聽說她在十八歲那年就開始守「望門寡」，她生平和丈夫最大的恩愛，至多也不過在他入殮以前的一刹那痛哭了一場而已，孤燈的生活，她已經過了三十年了，這三十年，該是多麼一個悠長的時間呵！這愈增了鄰人的尊敬和自己的驕傲，她常存着一種表彰的心理向人訴說自己過去的身世——

「可憐我十八歲那年，過門來「沖喜」，咳！不到一個月就……咳，那時真是東不着坡，西不着岸，幸虧我把「死鬼」的一件舊皮襖賣了十八串錢；以後就專只望放「日行錢」（註四）「會錢」過活，靠觀音菩薩保佑，好容易苦了二十年才長起這千把塊錢來……：可真不容易呀！」王太婆反覆的喟嘆着。

今夜，王太婆照例的喃喃唸着經——

「澎澎……澎澎……」桂香了頭忙奔下樓去打門，木魚仍發出沈重的响聲。

「王太婆！這晚你老人家還在誦經，菩薩準得保佑你老人家添福添壽」；聲音漸走上樓來，「王太婆」三字似乎叫得特別响亮而親切。

王太婆離開蒲團，忙取下眼鏡看準了是慣作「中人」的盧海狗。

「哦！海狗哥，請坐，請坐！」手裏揹着佛珠。

「王太婆，我今晚特地是來看你老人家的，不過……順帶還有一件商量，現在外面紙洋又有風潮，前些時總司令關任長安的時候，真是「風吹草動」，險些……可憐你老人家幾千塊錢零碎碎放在外面，陡然有個不好怎辦，白亮亮的洋錢拿出去，人家只還幾張亂紙洋你，那真急死人呢！我看你老人家不如把那錢收攏來，在街上買一棟舖屋，每月收十幾塊租錢，又穩當，又爽快！」他似乎非常爲王太婆關心。

「可不是，海狗哥，真是爲幾個錢把人弄的日夜提心吊膽，好多時我就有這個想頭，海狗哥！那裡有沒有「出業」（註五）請你替我關心作個「中」？菩薩保福你！」王太婆的眉頭繃得很緊。

「只要做得到我沒有不幫忙的，前天聽說東門街上源茂花行的那一棟舖屋出賣，因爲「年關」到了，各處的債項都逼的緊？他急於要賣，所以價錢也很便宜，兩千塊錢！房子裡面的柱料真好，又在當街碼頭，還不到十年的新房子！」海狗用中指彈掉煙頭的灰燼，猛吸了一口香煙。

「源茂花行那房子的根骨好我是清白的，不過價錢，還得斟酌一下」。王太婆停了一下又說：「一千四百塊錢怎樣？……」

「好，我商量那邊就是」。海狗哥用手提取衣服的叉口下了樓，王太婆親送到門外。

海狗哥奔走商量了幾天，王太太得的回信是「明天成契」！

這夜，王太太睡在床上獨自盤算着：——這年頭放賬真不容易，淘神費力弄不到幾文利錢，不好的話，甚至連本都救不住了，算命先生說現在是白虎星坐江山，連銀皮子都收淨了，這叫我放賬的人怎過日子，管他媽買棟把房子，利息雖划算不來，總算比放賬穩當多了，老娘有青山不愁柴燒，就賞吧！看哪……恆春藥行「年」底期條五百塊，胡壽堂的三百塊也到了期，張屠戶的兩百五十塊已經過期兩月，魚行老板的四百塊，咳！還差五十塊，鴻茂竹行的三十塊，張萬泰雜貨舖的利錢十五塊，周么婆的「日行錢」三串，買紙馬李七的三塊五角，賭博鬼菊畦的加一利錢大概總有一塊多，够了，够了！她漸漸迷朦地入睡——

將到黎明時候，王太太做了一個惡夢。就是她新買的房子被燒了，這使她多麼掃興，她開始想着：假如買着新房子而被燒了，或生出別的意外什麼的，那豈不比放賬更糟！况且房租和別的雜費每月也總不少，「不成」——這實在是划算不來，趕明兒天亮了向海狗推辭爲妙！

賣房子的主人孫文卿深夜裏獨自地嘆息，「布店老板的急賬五百塊；寶順大爹的棉花賬三百五十塊，會順清的期條四百，還有……這些曾使他日夜無止境的憂急着，可是現在賣掉一棟房子，一切的價項到明天都可以得到解決，雖然這并不見得是怎樣的一件幸事，可是他對「明天

却恆着絕大的希望」！

布店老板今夜睡在土娼的懷裡說：「乖乖！只等「明天」孫文卿得了屋價還錢來，我送一個金戒子你過年」！

海狗哥也急切地期望「明天」成了「契」賺幾個「中人錢」過年，不是因為窮得明後天會沒有下鍋米，誰肯寒風冷凍跑來跑去磨嘴唇皮，怕人家有錢還買不到房子。

一切的人都希望「明天」，連教書的朱崇善老先生也在被裏踢着師娘說：

「明天」鴉片烟鬼田漢香嫌了「中人錢」該會送來他孩子讀了書的兩串學錢來吧……」

註一：妓女的纏頭費。

註二：下條，是付款與甲地而乙地撥款買貨。

註三：鄉語；比喻棉花生意很危險。

註四：是一次借款出去然後逐日加利收回。

註五：出業，房屋出賣的意思。

老乞者

仲

像狗樣搖着尾巴在人前乞憐
千方巧計說出些可笑的謊言
冰寒的心情只望着身上飽暖
更望不幸的殘生中莫再波瀾
生命的音弦有若流水的不留
烟粒黑塵已將他全身來收囚
且不看看自己裝的嘻皮笑顏
任來裝笑那得裝過白髮的頭

多少白日與黃昏從身上踏過
剩留得今日輾轉於高牆之角
懷的幻夢是昨日也就在今日
在心頭泛起也就在心頭消落

園裏底玉蘭和石榴

碧浪

石榴，密密的一樹，栽在園裏玉蘭的旁邊。

玉蘭開花了，一年一度地，且只兩三朵，被家裏人們寶貴得像什麼似的；沒有人把它摘下，作清賞的專用品。風來了，枝兒更搖擺得起勁，香波陣陣地送遠了，似乎要給這惡濁的人們，一些兒薰劑。

石榴還是靜悄悄的，沒有花，沒有香，連青皮的花苞也沒有，只顯示着一層難以磨滅的留念——大姊手植的。

玉蘭年復一年地開花，石榴也逐年地長大，綠蔭蔭的，好似翠葉撐出的一把陽傘。

玉蘭底花開得較往昔更多了，已經不再為家裏的人們那樣深深地寶貴。花一天一天從枝上減少；花瓶裏已插着幾枝香漬漬的玉蘭花，磁碟裡也盛着一些白皎皎的玉蘭片，只是牠旁邊的石榴，仍是綠蔭蔭的動盪在微風裏。

「石榴開花了」一句流行在家中新穎的話。

奔也難得奔掉這苦夢的綿連
望着望着的只是一片長天
蹣跚儘是在乞討的城中苦蹣
乞討的城中喪去了風燭殘年

莫道是討厭莫恨這失神的眼
彎腰駝背的未必不惹人可憐
只聽他的乞語喃喃不能休止
這是真的訴詞呀那會是欺騙

千方百巧說出些可笑的謊言
彎腰駝背的未必不惹人可憐
蹣跚儘是在乞討的城中蹣着
只望這殘生中不會再起波瀾

「花是開了，只不過少了養花的人兒！」
「十年半的小樹，今天才放花，要是大姊在時，該是多麼的欣慰！」

石榴確是開花了，不過沒有潤鼻的甜香，沒有奪目的顏色，只是那素淨淨的，素淨得和孀婦底秋裝一般。到晚來，月兒籠罩着這無色無香的花，似垂頭對着它的影兒，和蟋蟀共發出啾啾的啾泣。

細枝懸掛着圓溜溜的青皮硬果，一顛一顛地，是似從來遭受着這大的壓力。

石榴熟了，有的還露出那雪白的牙齒。

油油的碧草，自生在長眠人底基地。石桌上多是這樣的一碟，圓溜溜的青皮硬果，有的還露出那雪白的牙齒，灰白的紙灰，片片地在空中飛舞着，嘩拍的爆竹聲，似乎在說：「果子熟了，這是耕耘的收穫！」

園裡底玉蘭和石榴，靜悄悄的，仍搖動在微風裡，石榴的細枝更窈窕了。

除夕

馨

幾戶破落的人家空撐着一條深巷
除夕在巷內發芽開花漸漸地生長
巷頭的孤燈在四周畫出了個景像
一家家閉着大門緊鎖一肚子飢荒
有時也會飄來炮竹與雀牌的交響
但這聲音帶來的只是悽涼與心傷

怎堪回憶呵往事恰另是一番模樣
一聲炮竹先給大門口換上個新裝
紅紅綠綠的春聯滿了與旺與吉祥
年夜飯再也壓不住孩子們的心慌
剛跪下腿就打算好壓歲錢的用場
幼穉的心中給騰起了歡欣的波浪

東方的第一都會

(報告文學)

野火

船還沒有進吳淞口，我們過度興奮的心已經不安起來。

同房的蘇已整好了箱子，拿了照像機預備向岸上拍照。

「還早吧」；我說：「你看上海遠遠呢！岸上什麼東西也沒有，祇有茫茫的大江，有什麼可怕？」

蘇向窗外眺了一眼，同意的點了點頭，便取下了他的草帽。

正在這個時候，茶房進來了，手裏拿着冊子和筆，意思是要收小賬。

「兩人給他五塊錢吧」，我輕輕的在蘇的身邊說着。這個數目是在昨天晚上就議定了的。

茶房接過錢，很失望的樣子，要我們再加一點。

兒時的除夕只是苦瓜內盛的蜜糖
吃完蜜糖如今只剩下苦瓜給你嚐
春風再也吹不起半點歡欣的波浪
債主成羣爸爸對空香爐挺着胸膛
大家沒着頭在夢中給除夕繪張像
靜待着那日出的訊號雞鳴與犬汪

無題

志鴻

我欲一醉於蒼苔的綠草氈上，
但恐那烟花三月之紅雨，
會滴破我纏綿之幽夢；
醒來却賺一腔煩惱，
爲的是那落英殘粉，亂紅飛
墮，
另有一雙蝴蝶颺颺過

「開消大了，多給兩個吧」。他用寧波口聲說。

蘇同他爭持了好一會，才加了一塊錢。

「茶房爭小帳真討厭呀！」我對蘇說，可是以後我們知道坐宿艙兩人給五元原是少了一點。

在爭小帳的時候，吳淞口的盛景已經悄悄的溜走了，我覺得很可惜，還有點抱怨。

岸上出現了幾幢洋房，寂寞的跨立着，黃浦江的江身很寬闊，顏色還是黃濁的，近岸的地方，泊着幾艘摩登的遊艇。

茶房告訴我這裏是吳淞，我向他指點的地方望了幾眼，沒有看出什麼特色。

蘇拿了照像，覓着攝取的對象。

「還有一卷片子，拍完啦好上岸去洗」。他說着，胡亂的對岸上拍了幾張，又向我拍了。

這時上海的都市已經在望了，都市矗立着高大的建築物，工場的煙囪，和籠罩着都

逢故人 朱 綱

是黃昏，我孤身掃在某處三。

五個人裡，我仰望着那無色的天涯，
吸着上面來的冷氣；深深地呼吸着。

喂！這是夢？——在悲憤，期望裡逢着了已別人間的網，他招我走出人羣，雖知已不在人世，可是，久想與他談談「人事」；或可消除他去得槍槍的遺恨！在這過去的俄頃，不辨四周的景色，不辨東西，只有銀色的光輝撫慰着在這「某處」徬徨的瘋人。

市的煤烟，很明顯的表現了都市的特徵；我一面用好奇的眼光眺望着壯麗的都會，心裏却湧起了一句詩句。

「都會，在煤烟的懷抱中」。

這句詩自然不像詩，但這感覺却帶給了我一些新的的
問。

岸上，我們發現了幾幢黯紅的古雅的建築物。

「這就是滬江大學呀！」一個陌生的旅客在叫着。

我用了感嘆和欽慕的眼光向這學府攝了一個幻景在腦海裡——這是第一遭我欣賞上海的文化的代表物。

叢雜和混亂在岸上跳着舞，大建築物的足下，颯動着匍匐着像甲蟲似的汽車，毛虫似的電車，還有叮叮，噹噹，嗚嗚，噓噓，喧囂的奏出了都市的交響樂，我茫然的望着這一切，這一切在我是陌生的，這一切在我的理想中是過份了。

「我覺得這是紐約！」我對蘇說：「這正吻和了我理想的紐約城呀！」

不覺經過了些不名的地域，那兒刻着「帝國」的典型，歷史性的亡國故事，「饑火」燒着人間的反映，我緊握着他的右手在熾微的光里又踏上前面不名的階坡。

我們又走上了炭沙的長路，路旁的青林形成天柄，這里，只二人悄悄的前進，本來「久別話長」，而未出唇的舊話不知還蓄在誰的心頭？我方毀去我那較深的足印，暮夜的歡聲破碎了過去的虛幻。

「你在人間別再自私！當你回首北國；便知要成全自己，不是也得先扶扶別人？爲了成仁，爲了取

「東方的巴黎，真不錯」。蘇也感動的說了，他安置了照像機，朝着廿多層樓的「百老匯大廈」攝了一張。

外灘公園，江海關，百渡橋，和平神像在我們的腦海裡畫了無數的欽慕的圈，大上海已經構擬好了陣容，向我們異鄉的旅客威脅了。

登了岸。

姨母很高興的迎着我，傾吐了許多驚異歡快之辭，什麼「你真到了嗎」？「你怎麼一個人來了」！「想不到果然來了」！搖着我的手和肩，我茫然的任她撞動。

「三點鐘來找我，再會哪！」蘇走了，把我一個人撇在這陌生的都市中。

汽車和旅行社的招待員起了一陣無聊的糾紛，這是我第一次聽見上海話，第二句就是：

「操你娘」！

這是都市醜陋的象徵嗎？

坐上汽車，縱橫的穿過了熱鬧的馬路，紅燈綠派，橫

義，也是不要過於留戀人生，過於悔恨，即使百年一春，也還有過窮盡，千秋高壽也還是去了，今爲了我們的民族，何惜這短短的人生？

話雖如此，但此下去，總是榮少恥多，又何況還有不幸的踐踏，這還不如豎你干戈，即或傷死，還可賺點精神的樂趣」。回憶綱的囑詞，多感一點歲月的虛幻，北國的血污不知再度幾許洗盡，以便消除綱的遺穢……

告，商店在我的眼裡錯綜的織成了霧雜的網，我貼着窗戶看，我沒有看見什麼，眼已經暈眩了。

姨母把我接到她的家裏，她的家使我看到大上海的真實。房子是醜陋低下，屋裡是陰鬱淡澹的，孩子們在樓梯上跳着，哭嚷喊叫，汽車聲在門外吼着。

「上海的屋子，你是看不中眼的，那裏及你們在漢口的大廈，國際飯店，可是成年的空着，沒有人去住，在霞飛路的房子，越發清淡，這種小里分房子，却擠得透不過氣來」。

姨母的報告，以後經我親眼證實了，一點也不錯，這是矛盾呀！

待一會淑姐來了，我請她帶我到東亞旅館去找蘇，想方法考暑期學校。

我們到了先施公司，但是沒有尋着蘇。
「等一下吧，真沒有法子，他是說過在東亞住的」。

我願變一朵雪花

張鴻

我願變一朵雪花，
在空際跳着 Snow，
北風吹一曲爵士，
我的心便隨牠以飄飄，
當我其他的同伴飛下去了的時候，
我可以一睹這偉大的銀色世界。
倘若我瞧見路途有個美麗的姑娘，
我便要很快的飛到她的身旁，
先一瞻她那俏麗的臉龐，
然後悄悄地爬上她的櫻唇，
嘗嘗那希冀久了的口紅，
將我的靈魂埋葬在甜蜜裏，
留下一絲溫馨。

我說：

「上海這樣大的地方真不容易找呢，正是不要等了吧

」！

在先施公司裏來回的徘徊着，我不能決定怎樣辦，不找他又怎樣辦呢？今天學校報名截止呵！

「走來走去，給這些店員好笑」。淑姐說。

我望望店員們，的確，有輕蔑的顏色在他們的臉上閃着，他們和她們都穿得怪漂亮的。想想自己襤衫的樣子，又是夏天，滿頭是汗，不覺深深的慚愧起來，一方面急着訪友的不遇，一方面遭受陌生者的鄙視，心裏很難過，自己彷彿已經變成一個流浪者了，淚不禁的在眼眶裏滾起來。

「還是到上海銀行找父親的朋友吧」，我決定了，便坐上公共汽車到江西路，一直走進上海銀行，找着了要找的人，這一節倒是很順利的。

我用不成形的北方話說明我的來意，但很可笑，對方

火

茅舍

豐富的園中長滿了野草，
壯華的屋宇幾爲蟲蛇淹沒；
莫等它們猖獗消去吧！
否則會爲它們吃掉。

不要夢想從前的驕客，
腳邊已快被荆棘牽着了；
拚點命爲自己生活！
放一把火把野草燒却。

火燒起荆蕪發出亮光，
光亮示明我們的去向；
一團團直上的白烟。
直上的白烟帶走我們的憂傷。

哈，火的成功，
吞併者已於火中；
夢想才是悲痛！
「做」才能成功。

是四川人，我倒聽不出他的話音，把他當做北方話了。後來我知道，他是用四川口音說出湖北話。

「這些都不用急，都交我一手委辦好了，明天下午到行裏來，我請一位羅先生送你到學校去，一切都沒有問題，就這樣辦吧！」

「多謝您，再會！」

我從銀行出來，心裏彷彿落下了一個水桶，什麼都辦齊了，這麼簡單，我真快樂極了。

「有錢有勢力，什麼都順利！」我心裏念着，要是沒有父親，沒有父親的這位朋友，我怕書也讀不成了呢！——這時候，我第一步墜入都會的拜金主義網裡了。

「做衣服去吧，淑姐，我要買襯衫，領帶，帽子，還有鞋子——這雙已經破了呵！」我對淑姐說。

外表和虛榮，在大都會裏是太重要了！

希 望

尋

幾天來，腦袋裏够漲得破了。

孤零零的呆在房裏，對着孤燈，望着書，心老是羨慕着別家團聚的快樂，當他們跨進大門的那天晚上，陳腐的空氣也許會被嚇得逃走一空，講的盡是些够使人歡欣的話，也許他們的家長會問一句這樣的話：「你們班上最不行的是那一個？」這時我的名字才會膾炙人口呢！

自己呢？嚴慈的父母不是就在眼前嗎？弟弟也不是正在吵着向媽要獎賞嗎？聽：

「平均八十八分點六二，總該送管派克筆把我吧！」這不是弟弟的聲音嗎？多稚氣的。

「你，去講講你在校的光榮成績吧！別盡呆在房裡發呆了，」心裏幾次這樣的衝動着，可是在下一個問題來到時，自己反呆得更傻了。

「你够有什麼好成績呢？」

只要聽到拍門的聲音，總會疑心到是郵差的降臨，對着鏡子，就只見面色的變換，白，紅，白紅相間。

王媽跑進房裡來手裡拿着我學校寄來的一封信，朝母親手裡一遞，說：「前頭世界車行遞來

的。」

我知道是成績單來了，心跳動的速度增加了，臉呢？很紅，血差不多把臉皮漲破了，偶然低頭斜着眼瞟那匹睡在地下的哈叭狗，該是多麼可怕的一個回答呵！滿面怒意的，似乎是叱咄我這妄立世上的寄生蟲，連守門的職務也不會盡。

舉起手，摩摩睡在桌上的貓，那曉得竟是一聲聲尖慘的叫，引得全房的視線都集中到我這邊，於是只得再低下頭來，回思他們的視線，真像一根銳利的針，直從我的面部，刺透我的全身。

媽似乎感到我的不自在，說：「這貓也格外變了，摩一摩就是叫」。可是，敬愛的媽，你兒子的難過是有更深沈的罪孽呵！

爸爸從媽的手裡接過我的成績單，正在看，弟弟從椅子上跳過來，也想搶着看，爸爸把成績單一卷，往腰裏一揣：

「看什麼，比你強的多，八個上字四門中，你有五個中字」。

「那，您把我看一看，不把我看，我不信」。

爸爸不作聲，也不理他。



正在伏着桌子沉思，父親走了進來。

驚慌的站了起來，勉強的喊了一聲「爸爸」，下一部的工作自然是低頭。

「你怎麼操行也僅只得了一個中字」。

第一句問話，這對我實在有相當的驚訝。

反駁一句：「操行也是個中字，也未記過，也未犯規！還記了一個功」。

望着爸爸將瘦削的臉，將白的頭髮，我真要感到不可莫名的難受。

「兩門算術都不及格」？

第二句問話。「我曉得算術會補考的。」是答案。

爸爸去了。走的時候留下這樣的一句話：「早點睡罷！別太用功了。」

我懂得起這句話嗎？想得出神了，提起筆寫下：

最後的一次補考。「拿得穩嗎」？別太自傲了。加上一條 Cash 補上希望

兩個字：

最後的一次補考——希望——

樂文的二三特性

渾

那天下午，你到我家裡來的時候，我正在看書，你走進來，隨便的坐了，我並沒有招待你，還是繼續的看書。

你獨自的在書架上巡禮了一周，擺了一本果戈理的密爾格拉得翻着，玩味書中的插圖。茶房替你倒了一杯茶，你輕輕的說了一聲「謝謝。」

十分鐘以後，我攔了中流，很愉快的叫了一聲：

「好極了，這篇，你看過嗎？羅烽的考索夫的髮，」我把書遞給你看，你接過書說：「看過了，很不錯。」

「對了，我真愛這篇，充滿着熱情和眼淚，我自己寫的東西，也多是這樣，抓住一個箇性，流暢的往下直敘，這篇裏關於「性」的一點突挿，我覺得很有生氣，給讀者很大的刺激。」

你沒有說什麼，臉上表現着很同情的顏色，我却繼續的稱揚這是一篇妙文。

「光明二卷三號看過嗎？」你問我。

「買是買了，還沒有看，有什麼鹹魚主義是不是？」

「哎，還有一篇再辛的百靈廟，可以看一看。」

「不知道是一種什麼心理，我喜歡中流勝過光明。」我說着「也許是因爲不喜歡沈起予的緣

故罷。」

「可是，」你很快的接着說，「我正同你相反，我喜歡光明，就是不愛黎烈文，他的人格是太鄙卑得點。」

我們中間起了很大的分歧。

「沈起予比黎烈文並不高貴些吧。」我說。

你沉默了，我也沒有說話，實在沈，黎與我們都沒有什麼關係。

「這兩天，爲了要出烽火，寫文章真忙煞了！」我轉了話題說。

「對啦，我還沒有動筆呢，越是要寫就越發寫不出來。」你回答。搔搔頭髮。

「G也說，他的假期比上學還忙，還是在學裏倒有工夫寫一點——這樣看來烽火大有出不成之勢。」

「不要急罷，安心寫就會好些，假期裡出不成，就開學後出吧！」你用安慰的口氣說。

「自己安慰自己，真是樂文朋友的特性哩，」我笑了，「總有方法安慰，自己鼓勵！」

你微笑的點頭，同意我的話，忽地又高興的叫起來：「對了，對了，我們來找找樂文的特性寫一篇短文好不好。」我想了一下，覺得不差，便拍手附合你的建議。

「贊成，贊成！」

「有些什麼特性呢？我們找找看。」

「自己安慰，自己鼓勵，可以算一樣，不是嗎？」

「對了，記下來，請你記吧！」

「好，不客氣，我就記，這是（一）」我說着，在拍紙簿上寫下了。

「我覺得樂文還有一個特性：就是自命文學「家」，自己，理想裡的自己總是蠻神氣的，譬如彼此寫公開信在報紙上發表，就是一端，講話裏面，是批評這，議論那，某某可取，某某不像東西，還有的時候，「我今天寫了幾千字，可是不甚滿意，」又如「我預備來一首五千字的史詩。」再如：「我決心要把這假事，用戲劇的方法表現出來，」這是一個好的小說材料呀！」這真是一個詩意環境！」「那個編輯那裏够資格。」諸如此類，都是很好的證明，你覺得我的結論正不正確？」

「很好，很好，」我笑着回答，「寫兩句文章就自命文豪的人原來很多，倒不能說是樂文的特性，我覺得補充兩點就行了。」

「請教！」

「一面以文豪自命，一面却輕視自己的作品，我覺得真是樂文的特性。」我說着，用眉毛向你徵求同意。「我們寫文章，很難認為好的，總是「有點不滿意，」或是感歎的說：「讀少了，寫就寫不像樣，」我覺得多說是真要緊，」這真不是謙恭，因為我們先自信太高，寫出來了，看看，實在並不如理想的，就不免失望。其實這些東西並不挺壞呢，你覺這個結論對不對呢？」

你稍稍思索了一下，說：

「同意，就以我自己說，我從未滿意過自己的作品，」

我在簿上記下了這一條，在頂上寫一個（二）。

「還有呢？」

「我覺得樂文的朋友愛互相捧，我有很多經驗，每次我寫成一篇，自己不認為滿意，但是朋友們却讚揚得什麼似的，『這篇真像巴金的筆風啦，』『我看你受魯迅的影響很深吧？』『這篇真不差，比從前進步得多了，』有時候甚至是這樣說：『你怎麼寫得這好！』這些讚揚顯然是有些過份，但其實在是從心底發出來的，你同意嗎？」

「你的話很對，」你回答：「我就是個最愛誇讚的人，我的確覺得他們的東西做得好——至少我做不出，」

「哈哈」我們愉快的笑了。

「我覺得這個誇揚是由於過份的高興，對於朋友過份的愛護的緣故！」

倘若記下這條，給讀者看了，不會怪我們「吹」吧？」我說，一面微笑着。

「那麼你技術一點吧，話不要說得太好。」

我在簿上記了一個「（三）」字，下面祇畫了「——」。

「好吧，樂文的好處已經如此如彼，那應牠有什麼壞處應該提一提的呢——不然，我們似乎

太不「那個」了。」你說。

「哦，好處有，壞處自然也不少，挺明顯的，我覺得樂文的朋友在寫作上都還沒有達到十分的成熟，這點要怪我們努力的不够，再者我們多注重寫作，而輕視學習，這是應當補救的，還有

「我覺得樂文的朋友在創作的見解上沒有達到統一的觀念，」你插口說，「這也是集體討論的不足，一個正確的創作態度，我們是應當共同趨向的。」

「現在我們反對「風花雪月」倒有些消極統一哩。」我說。

「你又自慰了——哈哈——」

還不待我回駁，S君進房來了，我們立起迎接他，同他寒暄了一陣，我們的討論却被打斷了。

S君去的時候已經七點鐘，你也隨着去了，送出了你們之後，我發現桌上的簿子，和未完成的記錄。

九點鐘打電話把你。

「……………我們的討論還沒有完畢哪，什麼時候繼續呢？」

「就到那裡結束吧！」

「你——名字還沒有定呢？」

「哼——」你想了一回「就叫『樂文的二三特性』吧！」

「很好很好，那麼再會。」

「呵再會！」

午夜底悲哀

沙 渺

暮春的晚風，輕輕地拂進了窗帘，野外傳來一陣關閉的池蛙聲，古寺的晚鐘悠然地響了，夜燈正結着鮮紅的火花，索剛改完半尺來高的五年級學生底算術練習簿，疲倦地躺在椅上，頭昏，口很渴，可是熱水瓶裡沒半滴水，她愴然！

素是一個年青而健美的姑娘，服裝樸素而淡雅，烏黑的髮，圓溜的眼，長睫毛，挺直的鼻樑最勻稱地點綴在那張優美而豐潤的蘋果臉上，是去年冬季裏從師範畢業，在參加會考之先，也曾一度熱烈地參加學生愛國運動，爲了環境和生活底某種原因，素已經在這所鄉村小學裡度過了兩個多月的粉筆生涯，雖然學校裏在物質設備上簡陋一點，可是她從鄉村的興趣上——例如每天早起在林野裡散步，課後跑到長江邊上看雲，這些都可以使他得到不少精神上的滿足和安慰，而況再加上整天還和一羣活潑的小天使在一塊兒耳鬢斷磨呢？鄉村的幽靜，兒童的笑靨，沖淡了每天六個鐘頭教讀的苦澀味，甚至以爲在這樣深夜裡工作另有一種疲勞後輕鬆的趣味，可是以義務的

方式所產生的疲勞，是沒有物質上的代價的，但是事實上她還有一位孤苦的母親需要她的撫養，因此她必須在忙碌的生活裏面還要抽出一部份時間來以心血換取成文稿費作母親的生活和自己的零用。

暮春的晚風從窗口那兒悄悄的溜走了，野外閑閑的池蛙聲只是斷續的鳴着，古寺底鐘聲在夜氣裏沉寂了，夜燈結着黃色的火花，素顏然地躺在椅上，頭痛，口更渴，過度的疲勞，她亟需休息，然而桌上不是放着今日剛收到的母親需錢寄家的信嗎？那信封上面彷彿浮出了母親一副蒼老窘迫而愁苦的面容，這非寄錢回家不可，再來自己的牙粉，肥皂也已經斷絕了好幾天，還有很多的衣服要「死當」呢？唉！天哪，眼見得今夜再不能寫點什麼去換稿費了，怎辦？她更頹然了！死閉上了眼，過了一會兒她又驕地從椅子上跳起來，沿房踱着方步，她像頓時觸悟到了一件什麼事似的，星星的火光在希望的前途上閃爍着。

她走到床前，從床底拖出一隻舊網籃來，她希望從網籃裏面或許可以親出一點陳稿寄到青光副刊去，「多醜惡的一個文藝的題目！」她咀咒着自己，網籃裏零亂的書籍和紙張都是一朵朵燦爛的希望之花。

懷着一顆像「發掘者」底心，在網籃裏翻着翻着，陰暗和沉鬱又掠上了她的兩頰，陳稿雖是親出了幾篇，可是就燈光下一看，一篇「紗廠裏」，寫的是工潮，這有點「普羅」，「莉麗」又嫌軟性點，「湖上」是寫一位詩人在月明之夜的西子湖上的感觸，這有點「虛無」和「意象」，

總歸這幾篇都不合於現代編輯選稿的標準，只合被扔在字紙窠裏的命運，陰霾進去了臉上希望的光明，惶悚刺進了心底深處，桌上母親底信又捲進了她的眼簾，「裕豐當」的大招牌，夥伴的嗚嗚聲，在她耳的呼縷響着，她茫然，她需要安慰，因而想起了敏，敏是她的唯一的安慰者，敏是人海中對她最好的知己，敏深深地了解她，她又深深地了解敏，敏是她的上帝，她是上帝寶座旁的一隻羔羊，然而她是離開了上帝的寶座，敏現在被關在牢裏，隄毛籌着熱淚，往事在腦海中一幕一幕地展開——

從小學裏就和敏的友誼最好，那是一個春天哪，時常和敏一塊兒郊遊，我們歌唱着進了柳蔭，我們談笑着出了桃林，靜聆着呢喃的燕語，傾聽着曼妙的鶯歌，有時也在山坡上鬥草，有時也在湖水邊閒談，我在他家裡去玩，他只有一位中年慈祥的母親，父親在他七歲的時候就拋棄他們了，並沒有留給一點遺產，要有的話，那只是一「債」，家中的生活全靠母親十指的掙扎，好在他在學校裡是減費生，因此他得勉強而可憐地受着教育，我的環境完全同他一樣，不過我父親算是還留給我們幾畝田地和兩間破屋收租過活。

有一天他的面色陰沉而抑鬱，行動也似乎失了常態，他只是回答我一個苦悶的微笑，最後他說他的母親病了，沒錢吃藥，他的眼眶潤濕了，我也很不得哭出來，許久找不出一句話來安慰他。

，我從衣袋裏掏出母親給我買書的錢給他，他似乎很窘，我把錢放進他的口袋裏就逃；他哭了，我也不禁潑潑的落淚，我們的友誼，更進一步的誠懇與真摯。

中學裏，我們的友誼依然完密而優美的進展，前年我患了一場大病，他於是先我一年畢業，接着考進了國立大學，在我患病的期間，他給我不少精神的安慰和經濟的援助，有一天他到醫院裏來看我，那時我的胃正像刀絞的痛，我瘋狂的呻吟，醫生袖手旁觀，說要二十塊錢打針就可以止痛，他底面上露裏無邊的焦急和躊躇，他癡呆地立了一下就走了，第二天下午他又來，醫生給我馬上打針之後，胃痛較好了，我安睡了兩個鐘頭醒來，看見他面色很慘淡，我禁不住迸出了熱淚，他無語地走了。

後來我的病好了，我繼續在師範三年級肄業，他時常鼓勵我寫文章在副刊上發表，因此使我對於文藝發生更深的興趣和快愉。

我永遠不能忘懷於去年的冬天，北平掀起了愛國運動的巨潮，怒濤澎湃於每個黃炎底子孫底細胞壁裡，這是睡獅的怒吼，這是擲給帝國主義者第一顆警告的炸彈，敏是最熱血的青年，憑着一顆坦白純潔的心，向着正道的為國家的生存民族的生命目標前進，他於是主持了C城的學生愛國運動，我也投身於這潮流中，我們都為愛國運動而努力工作着。

在我腦海裏刻得最鮮明的一幕印象是學運鬧得最緊張的第二天晚上，天空滿佈着陰霾，北風怒吼着，路上飛着灰沙，我回到學校裡，玉打電話給我說，「敏被傳出去了」！唉！敏被傳出去

了，我當時昏倒了，第二天清早到獄裏去探望，看守兵不准會，我央告了許多無效，我無法，我在獄前痛哭了。

從此後敏沒有和我見面，敏關在牢裏，我不得着敏的消息，敏不知在活受什麼罪，唉！我怯懦，我不能救敏，然而我又有什麼辦法呢？！我又有什麼辦法呢？！隨後我也被監視，我不能不毅然決然的離開C城，來到這鄉村小學，可是，敏！我始終沒有忘記你，我永遠不能忘記你，我現在只有祝福你在獄中平安，敏！我失去了你像失去了我的靈魂一樣，生命必虛得可怕。

她眼前一片漆黑，房子旋轉起來了，她昏倒在床上，眼淚不住的往外淌。

昏暗的燈火，照在網籃四周零亂散着的書籍和紙張上，母親底信孤伶的躺在桌上，鐘聲的答的響着，景象寂寞而悽惻！

春的田野

虹

遍地是綠色，這綠，不像翡翠，不像碧玉，是可以由人的眼，綠入人的心的深處的，桃花在笑，那嫩紅的臉，沒有用粉，沒有用胭脂；然而，那幽靜的美，那真實的，却超過了世上的一切。

春天，帶着一顆沉重的心，到田野中去罷！在那裏，每個人都可謝出那心上的重負，但，除

却了詩人。

在田埂上，丰姿的楊柳，斜着腰，婆婆的舞着，流水，敲着拍子，從泥堆和石子上面滑過；就是那石子中，也散佈着細小的生命，泥堆上，也擺滿了綠的軟苔，這青春啊！一切的生命在躍動哩！

太陽，在淺藍的長空，慢慢移動，溫柔的光芒，反射着那活躍的一切，看！那不是一片金海麼？田中的油菜，在淡綠的軟風裏，會帶給你一顆清甜的口香糖的。

世上的一切在活動，演奏了，聽！那不是小鳥的歌聲嗎？彷彿唱的是——

春來春去

年復年

這——這——這

生命之源泉

X X X X

紅紅桃花

綠綠楊柳

紅桃柳綠人欣讚

殘英斷線，誰復憐？

難寄的尺素 (關外通訊)

秋帆

欽愛的芳：

在去年，從瓊姊的信中，認識了你的芳名，我是多麼的幸運呵！同時也聽得瓊姊告訴我：本來是請妳代筆復信的，而且妳已動手寫好，可是「嬌羞」代替了妳的勇氣，畢竟沒有寄出。唉！多麼令人失望，我竟沒有機會得着妳的手蹟，雖然不是妳直接寄我的信。

回來了，瓊姊每每談到關於妳的種種，雖然這惡濁的我，不配聽那樣聖潔的情態和經歷，那妳該知道，我是幾樣的快慰和驕傲，能夠得悉妳的態度，是如何的溫柔沈靜；妳的毅力，是如何的堅強；妳的行爲，是如何的勇敢；妳的行動，是如何的活潑；你待人，是如何的真摯；尤其是妳但美麗的面龐，配上一張緋紅的小口，當妳娓娓而談的候，正像一朵盛開的玫瑰，也學着出谷的鶯鶯，發出聲聲的嬌啼。

又聽說：妳是生在一個高貴的家庭中的一位小姐，妳有做個傭員的父親，也有求學在北平著名大學的哥哥，妳母親，也曾在巴黎學宮，度過了幾個寒暑。但，妳不願作交際的名媛，時裝的偶像；妳卻拋棄了妳那優裕的家鄉，巴巴的獨自跑到這蕭瑟的都市中，自食其力的服務在一羣被上帝譴責的人們的園地裏——病院。天又賦妳以婉轉的歌喉，雖然有人願負起妳深造音樂的担子，但非分的義務，妳是不願接受。這種高超的思想，純潔的行爲，無畏的精神，是怎樣地令人起

敬！

不記得是那天的晚上，在瓊姊棹上玻璃板下，發現了我去年給寄她的一張小照。她告訴我：這正是妳到她那裏的時候，常常凝視的目標，但當她發覺了時，妳臉上每起一陣紅暈，是露潤桃花一般的顏色，日映晚霞一般的鮮明。有時，妳也旁敲側擊地問她關於我的一切。我心跳了，這是不會有的事，也許是瓊姊夢談吧？我也慚愧，怎麼像我這樣的俗子，還配在妳澄清的腦海中，浮出一種時憶的皺紋嗎？但我更希望，希望瓊姊的話，的確的真，因為這才是我有生以來所不曾麻過的光榮。

瓊姊，她非常地愛我，因為我是她的小弟弟；因為愛得情切，所以極想使妳唔而後而親近。一天，妳同她曾來我這裏會我，可是不湊巧得很，恰恰因事他出，在瓊姊「埋怨」的話剛出口時，妳也會為我作一種體諒的辯護，聽說。我雖幾次地跑到瓊姊那兒去，但得失底矛盾情緒，每每交織在我心頭；雖然極願瞻仰妳那我所幻想不出的芳容，但一回頭發現了我自己時，羞慚又戰了企望。可是僥倖得很，每次都昇失望地，平安地度過！

滿以為和妳晤面，只是時間上的事；不料，理想終成泡影，事實亦是鏡花！妳竟悄悄地走了！走，在妳并不是一回奇罕的事，只是妳勇毅的表現而已。不是受環境的支配，也不是為生活的鞭策，只為了妳未嘗或忘的兩件事：幾百萬在倒懸中的同胞，幾千萬變色的山河。國難日亟，妳的使命，也更重大，僑裝的，神秘的，甚至為了妳的使命，也不惜犧牲妳的一切。而東，而西，

而南，而北，邁進着，也不管那暮雨朝風。這種崇高，奮邁，犧牲的精神，怎令我不佩服得五體投地哩！

妳走了，一個非常的走，一個沒定歸期的走，雖然不免有幾分悵然，但我只爲妳祈禱，祈禱上帝會給妳不少的勇氣，路旁的荆棘，也不會刺傷妳的脚跟。

在妳走了的次日，便接着妳打郵局寄來的硬包，很出乎我意料之外，我們竟晤面在不言中。雖然妳整日脈脈的，但從妳敏銳的眸子裡，得體味出一層无言的深意。我慚愧，慚愧我已往的意想是多麼的庸凡，我不配謳歌妳的美麗，我不配稱讚妳的一切；尤其是在接着妳這——給縈念着的海戈——的芳影以後。更予我了一層深刻的影響；便是我也得效法妳的精神，步着妳的後塵。

現在，不，是四月以前吧，我就離開了妳我會存在的地方。在西北，我會度過了油條大餅的生涯；在天津，我也幹過醜毒同胞毒貶；爲的是要混出那亡國之門——榆關——嘗嘗妳會遭受的艱辛，分分妳我所共負的担子。到了長春，這裏有縈縈的衆生，臉上蒙着一層灰暗的顏色，勞碌奔波，已不容發表他們的意志。更有一些衣冠禽獸，忙着出賣子女的勾當。雖然一憤懣——每每向我進襲，但我只知忍耐，忍耐得侍候一個大和之氓，住在這上國的亡國者，曾叨了牠不少的便宜，而免卻一些應受的糾纏。以過去我的行爲，加上一口流利的和語，當然可以掩塞他的疑竇。

日子很容易地過去，我也認識了不少的人，帶面罩的，或者眼鏡的，也有吞了他的眼淚而狂笑的人。我更發現了一個真理：關外的心，還不會死啊！因爲在這警衛森嚴的地方，不易有所舉

勳，所以便辭了那僕役生涯，而另謀途徑。唉！要是我稍不耐的話，在那拳打腳踢攪我的時候，恐怕早就西風吹折了黃葉，軀殼化爲了虫沙！

別了住了一月的長春，和幾個叛徒走到一座僻陋的山莊，雖然故國的梅花，已開遍了嶺南，但雪綿猶蓋着這裏的遠山，乍望去，是沒有天山的界限。白瑩的冰，襯出那烏黑的橋柱，只差上幾滴碧血，來點綴這不朽的河山！

是時候了，再也不能讓我猶豫一下，沒收槍枝的命令，已傳遍每個村莊。抗命吧，闔家腰斬的慘劇，排演在眼前。屈服吧，那裏會有的事！犧牲定了，就在今天的夜裏，來一個驚人暴吼吧！也顯顯宇宙間并沒有一個甘願受宰割的弱者啊！

今天的夜裡，是多麼可記念的一個夜裏，砲火聲中，夾着血肉的飛餅，是多麼悲壯恐怖的一幕。但，我并不可怕，因爲死，在我只不過是軀殼的解脫吧！我有很大的勇氣，這是一念想到妳以後所增加的。只是令我失望的一回事：綜我一生，竟沒有一次又和妳面晤的機會；更沒有希望，得見着祖國的復興！

別了，我欽愛的芸！我們以神交，而以神散；既不知妳那芳踪所在，漂渺遊魂，怎生入夢！記着吧，嫩江橋畔的死骨，正期待着妳成功後的熱淚來薰洗哩！但芸，暫時忘了我能，別因我而

阻礙了你的前途。我已焚毀妳的玉影，爲的是不願將她落在骯髒的手裏。現在，我只有希望一條纖弱的，那南歸的雁子，會作這斷腸的信使！

永別了，再見的時候，除非在幽靈不昧中！

你的海戈寫於淚血的時候

寒窗雜寫

知良

(一)

或許是我這個未明世故的青年人的一種誤解，這覺得我們中國人真够怪了，自然，這並不是說民族性上有什麼缺點。

「孔家店的招牌倒了！」五四運動以後一班朝氣蓬勃的青年都是這樣的吶喊，「世風日下，人心不古」，這是泥古不化的多烘先生們歎息的聲調，儘管你把孔家店的貨物比作毒藥猛獸，洪水災禍，口裡喊着「打倒！打倒！」，或者是另有一副面龐忙着擁護，復興，孔家店的招牌仍然屹立人間，它的實質並未曾改變少許。

其實，這年頭居然還沒有拿出「大減價！大犧牲！」「買一送一折八扣」等口號，價在算

得是貨真價實，與衆不同呢！所以我們不能不佩服它的經營得法以及形式上特殊的進步，如其不然的話，那就難怪孔老先生要哼一聲「弗是生意經」呢！

(11)

「遺思往事，是最耐人尋味的事，「沉默」是一切的最好的表示，這兩句話早就被許多人奉爲至理名言的，迴顧「九一八」「一二八」等傷心史，只有令我們痛哭流涕，髮皆欲裂，尋遍腦海，找不出半點耐人尋味的事蹟。

「沉默」——最好的表示！六年來我們已經達到它的頂點了，等着瞧吧！在極端沉默之後，是會有一個不平凡的音響的，那就是我們中華民族復興的鐘聲，振動在這無限大的空間中。

(12)

記得周作人先生說過了「一段很有趣的話：『咒罵別國的欺侮，盼望別國的幫助，都靠不住，還只有自己悔悟，自己振作，改革政治，興學徵兵，十年之後可以一戰，大家阿Q式的脾氣如不改，則這些老生常談也無所用，只好永遠咒罵盼望而已』，自然我們不能否認中華民族已近四千

餘年的史歷，四千多個個春秋中，不知道經過了多少狂飈怒潮，千辛萬苦，現在雖然是遍體鱗傷，可是到底還能屹立不傾，然追溯往事，只要是患難臨頭的當兒，凡是借外人的力量來挽救國難，或是永遠的咒罵，最後的結局就是國破家亡，宋徽宗採用趙良嗣的改革，聯金滅遼，結果國亡被擄，吳三桂借清兵平李自成，結果明朝覆沒，三桂未得善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這是有名的古諺，所以這些已往的陳跡就是目前最好的教訓，永遠盼望和丑罵是最愚笨不過的事呢！

(四)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磚，而齋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磚明其習勞，主執勤也，告齋先君明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又「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為德，陽以柔為用，男以強為貴，女以弱為美」，這幾句話差不多把男女間不平等的現象寫得逼真，本來最古女子權力超過男子，可是自從男子方面聖賢能人迭出，女子在社會上的勢力却大不景氣，迨後孔聖人亦曰「婦人，伏於人也」，男子們便目空一切，惟我獨尊，近世女權高漲，男女平權高唱入雲，究竟那一天能達真正平等之地位，那倒還未可逆料呢？

狂歡之夜

洛克

碧藍的空中閃耀着滿天的銀星，月光好似流水一般，靜靜地籠罩着一切，大地彷彿披着一片輕紗，沒有葉子的梧桐樹下，隱隱約約閃着些枝條的倒影，夜是空虛極了，當我徘徊在門前小園中，我不禁這樣地想。

猛然中，鑼鼓的聲音震動了寂莫的天空，熱烈的歡呼聲，夾雜着一片連續不斷的鞭炮聲，大地彷彿在動搖，山嶽彷彿在倒塌，我不禁有點驚奇，難道今天還是元旦日嗎？立刻一種幻想在我腦海裡旋轉了一下，啊，一定是綏東抗戰的好消息，好了！光榮的中華民族，我毫不遲疑的打開大門往外就跑，帶着一顆熱烈的希望心，跟着瘋狂般的大衆，擠！擠！擠！唉！失望了，原來還是提燈遊行，我開始有點不相信我的眼睛，我把軀儘量的張大，一至大到最大的限度，輕忽地望到，我旁邊人山人海似的羣衆，不住的擁荷包搜錢買鞭，那種態度來得比捐助前方將士慷慨得多，這種精神值得敵人喝采，歡樂啊，狂歡之夜。

可憐的人們瞧瞧你的前面吧敵人的槍口，正瞄得準準的，過去的駭跡，仍然依稀可辨，前方將士的血肉，灑在朔風凜烈的邊疆上，是爲了誰？回頭想想，失地！失地！六年來的失地沒有祖國的回胞，我們應該歡樂嗎？我們每個有血氣的青年都應該準備着完成我們重大的使命！

戰場回憶

璋

壕內爬出來，
肩了眩暈的頭，
拖着足自恨不會死。

巧妙的經歷並記得不清楚，
腦中却仍有烏煙瘴氣的殘痕。

將死的弟兄們翻着白眼，
自光中飛出心泉之慰語；
戰場的左邊是天堂，
天堂的右側是戰場。

火
衝破了
青霧的罩
造成了肉血。

創痛
總達不着
永久點的城郭。

迷亂的事總不能十分記得……
這倒使自己更有些不安寧，
可惜只在未隨同伴們死去。

殘缺了的詩章

星星

——給X姑娘

掘了個坑，

葬埋了這顆心；

別讓那會蠶食身體的毒菌，

再來殺害純潔的靈魂。

東海的汚流，

沒了整個民族的命運，

還能讓寶貴的時間，

在黑暗中爬行。

應當感謝吧！

你所給的那副冷靜，

使我從瘋狂的熱情中，

喚回了蘇醒得到了更生。

再也不必用眼角，

去打量一個面部的神情，

也不必計劃，

明天是天雨是天晴？………

堤

承 文

龍王爺一朝發了他的雄威，

一爪抓斷了那蜿蜒的長堤，

巨浪吞沒了田陌山莊，

膨脹了些尸身永不同頭地漂離。

× × ×

騎在茅屋頂上夫婦子女，

巴巴地望着救生船的踪跡，

愁苦中熬着不耐的飢火，

炎酷的太陽蒸發出腐尸的臭氣。

× × ×

浩涯的澤國辨不出南，北，東，西，

晚來的風雨退去了不少的勇氣，

雷電摧倒了茅屋的柱架，

再也不看見一些人把屋頂當着坐騎！

× × ×

皇天自有他好生的美德，

到秋來，水自會寸寸地退去，

一根木椿雖救出這虎口的殘生，

到那兒可尋出那田院的廢墟。

× × ×

張善人素來是急公好義，

自須來善後這不幸的故里，

水也會擴張了他的田界，

積善之家自有他餘慶之喜！

× × ×

被殃的縣市呈報到十又有一，

關心着民瘼更眷念着鉅量的稅餘，

特派大員攜去了鉅款百萬，

擬把那堤院築成座銅牆鐵壁。

× × ×

秋天的瘟疫籠襲了整個長堤，

冬之嚴寒也應子民將息，

鉅款放出爲的是徵工不易，

都市的脂粉花光了它的子息。

× × ×

桃泛將至忙了愛民的官吏，

逼徵工徭準備着綢繆未雨，

自備口糧還納着借宿的朋資，

一毛六分——這無上的體恤。

× × ×

阿爹昨日賣完了一担乾柴，

爺爺得飽餐了一頓山芋，

今朝得備着上下的口糧，

乾柴無着也不會留下蓄儲。

× × ×

工費領下了整千累萬，

長？大、小工層層的堆集，

各人自有門前的積雪，

那管馳銜接得是否緊密。

× × ×

大功告成自有特殊的功勳，

汽車裝來了高官貴人，

八人的高轎抬着沿堤飛去，

寬大倒似一座銅鐵的小城。

× × ×

阿爹半死地躺在堤之腳邊，

亂稀的衣服露出了鞭痕的紫跡，

都市的女人多了一輛新的汽車，

層層的高樓只用着血汗的膠砌！！

× × ×

三百萬元買來了一座沙基，

眼前的飢餓期待着重演的悲劇，

想必龍王爺不會再發他的雄威，

紋紋的河水擁出那蜿蜒的長堤。

蕭晨角音

沙

秋深了，梧葉落在地上，輕輕地。

晨風帶着尖哨，從遼闊的原野裡，頻傳來悠揚的曉角聲，悠揚的曉角聲，在記憶裏喚起了一段童年的夢。

噢，童年，真是一杯美麗的醇酒哪。

每天早上，烏鴉剛在巢裏翻了身，古寺裏的晨鐘徐動了，聲音鏗鏘而悠緩，給予人們以幽穆和莊嚴的情調，接着母親起床操作，祖父也在中堂裏高聲吟起經來了，小巷裡有人叫着賣菜聲，我睜着眼睛睡在床上，聽着這些籠罩在和平，愉快的空氣裏的晨曲，當時的心情只是一種不懂欣賞的欣賞。

小時候很愛早起，可是母親老是阻止着說：「睡一會兒，等兵營裏的二遍號吹了就准起來。」

我每天總是等到古寺的晨鐘響了半點鐘之後附近的兵營的號聲起了，就一骨碌的溜下床，木盆裏母親已經打好了溫水，洗個臉兒，攢到祖父懷裡拿到了兩個銅子的「早茶錢」，就挾着書包和姊姊一路跳躍着上學。

時間帶走了童年，家庭裏又起了許多變故，父親隨着祖父已進到了另一個國度裏，我將永遠見不着他們慈祥的容貌和溫和的聲音，母親的容顏也蒼老了許多，消失了從前中年主婦的精強和

歉憐，然而家庭的重擔却還重壓着她呢！……

如夢的往事，齊擠上心頭，我留戀回憶，我不願意回憶。

幾年來離別了故鄉。晨上；聽着了古寺的鐘聲，祖父的唸經聲，母親慈祥的呼喚，小巷的賣

菜聲——

今兒只聽着遙遠傳來的一陣軍角聲，然而這時所感到的情緒，和兒時却大不同了，我深深地覺得我有一種最重大的責任，今後將努力地和生活拔出在憂鬱和苦澀的浸沉裏，時代是在劇烈的動盪着，帝國主義者的利刃已刺進了我們的喉管，已不容許我們忍辱求生，我們要流血，奮鬥，以至於犧牲，我們再不能消沉，我們要怒吼，狂烈的怒吼，奔向敵人的礮口去，求「正義」，「公理」和「生存」，把熱血塗成錦繡的山河，把熱血寫上民族史上一首最悲憤壯烈的詩，我們大家要起來！

聽——

聽角透着尖峭的秋風在催促我們了。

我們要起來，聽見號音之後起來，我的母親不會阻止我，你們的母親也不會阻止你們的。

秋深了，梧葉落在地上輕輕地，像敵人的炸彈落在我們身上的一樣，炸燬不了我們一顆民族堅強壯勇的心！

夢之漫談

白水

在幼時：

夏天的晚上坐在院子裏乘涼，或是冬天圍着火爐取暖，媽媽或哥哥：總會講些神仙鬼怪的故
事，起頭總是「從前有一個王子……」一類的東西，及至於睡覺的時候也還是模模糊糊的想着。
譬如對面樓上一塊破紙吊着，就會疑心是故事中的奇獸——獅身人面獸啊！大獅子啊！……半夜
裡，也許自己會變成故事中的主人翁，被夢裏的情景嚇得哭起來或是急得一身冷汗，現在想到這
些稚事，也許感到好笑，但在那時天真的心靈裏，被鬼怪神仙的事蹟所充滿是拿得穩的事。

夢會給人們以相當的安慰和苦愁，但是夢時和醒後的悲樂是恰成反比，久別故鄉的遊子，在
夢裏得到天倫的樂趣家庭的快慰，然而醒後却獲得無限的思鄉情緒；反之，在慈母懷裡的嬰兒，在
在夢境裏感到自己被迫到一座孤寂幽渺的深山，遭受着不可忍受的苦愁，被嚇得遍身大汗而醒轉
來時，却受着慈母的撫慰，這時心中的歡樂該昇到幾高呢？

夢有時也會有相當的真實性：在學生時代，如果第二天有一門數學考試，晚上也許在夢境裏
先來一個初試，而初試的題目却又有些和第二天的試題一樣，在古詩上也曾看見夢中作詩的事，
剛上床睡覺不久，閉上眼，半醒半睡的，感到自己從一個山坡上跌下，或是從飛機上落下，心裏
嚇得怦怦的跳，就醒了過來，據說這是長——指長度言——。

前些時發遠戰時吃緊的時候，就曾經做過一次「我軍進佔商都」的好夢，百靈廟也會在我夢境中出現過，蔣委員長在西安的時候，每天晚上都恍惚在做着「平安抵京」的美夢，而結果竟成了事實，由這些，很可以知道「日有所思，夜有所夢」是有相當的真實性。

古人和今人往往愛說「人生如夢」他們的意思是說人生在世根本就是一場大夢，富貴利達，窮困顛沛，不過是夢境中的變幻而已，這些人大半都是失意之士，自己沒有獲得社會的名望，大量的金錢，因而借着這句話發洩他自己心中的抑鬱。對於這人自己，我們當然應該表示憐惜——如果他真是一個飽學之士，而有功於社會的話——然而這幾句話對於現代青年的反響，却不能不算是他的罪過。廿世紀的青年是前進的，是不計較成敗利鈍的，我們應當抱着「一次挫折，一次失敗，就是一次教訓」。縱然「人生如夢」吧！我們也要盡我們的力量使這個夢成爲美好而實在的夢——因爲僅僅是美好的夢在醒來是會感到無邊悵惘的——。

離家

黑珊

春的花落了又開了！時光儘是輕悄地溜去。

新月照滿了小窗，油燈在寂寞地結着火花，母親和姊姊幫忙我清理行囊，今夜是我離家的前夕哪！

寒假還家的情景，還明朗地映在目前，慈母接着遊子時的微笑，猶永遠是記憶裡的一個殘日，我珍重地藏起這「烙印」，明天又將踏上這煩苦與瑣屑之征途，家中的一切似乎比平時更親切而可愛，可是我能夠多留戀一下嗎？

半夜裡，母親叮囑着許多話，我悄然地流淚了。

早上，在匆忙裏離別了母親，離別了家，離別了姊姊灌溉着的菜圃，以及與我幼年曾有過一段濃厚友情的青柏樹；我跨過了草徑，再會吧！故鄉的一切。

船中，嘈雜而污濁，簡直窒得發慌，我幸運地碰着了兩位活潑天真的小朋友，德有十二歲，才小三歲，他們是小兄弟倆，都很有趣，才似乎還要聰敏可愛些。

「鄉下傢伙們真蠻，你拿着好玩的東西，他們就給你搶去，——他們什麼也不懂；喊我們戴的皮帽子是洋帽子，大衣是洋衣服，球鞋是洋鞋子……」才說着露出天真的驕傲。

「對了，他們什麼也不懂，只會打架，才前天被他們打架了，爸爸還出來罵了他們的，」德

也很興奮地說着。

「才，你看，被鄉下伢們打哭了，還不羞？」我取笑才，才的小臉微紅了，兩手在摸弄大衣的扣子。

「沒有的事，別聽德亂說，他前天騎牛滾下來，一羣伢們都拍手笑他，新衣服弄髒了，爸爸還要打人，不是媽說情看？」才在反攻德，德有點惱了。

「好，都不要鬧，德和才誰先唱個歌給我聽？」我排解地說。

「才會唱很多的歌，叫他先唱」德說。

「我不會唱，我不會唱」才謙遜說。

「你還騙得過我？樂善哥哥教給你的那個英文歌呢？」德提出有力的證據。

「才！你非唱那個英文歌給我聽不可！不然我不和你做朋友，」我要挾着說。

「好，我唱，我唱。」

『B-a-Ba, B-e-Be, B-i-Bi, Ba-Be, Bi-Bo-Bu-Bv』

「好得很！」我和德都拍着手，才也笑了。才和德又愉快地談着笑着，我因而聯想到我和我弟弟的幼年不也是這一樣的情景嗎？可是現在我們的環境變了，我每回到學校裏會見他的時候，故意擺出一張沉靜的臉嘴，說話都用着「指示」的姿態，再也不似幼年那樣的隨便地糾纏和無常的哭笑，這就是所謂「人生」嗎？！

船到了岸，我擁着行李被車子載進了校門，校園裏寂寞而空虛，教員宿舍的門前，晚風吹着幾聲伶仃的鳥聲，雜山也沒在裏面，我安頓了行李，惘然地走出校門，尋覓今夜的歸宿！

人屍？

特麗

時間是欲暮了，一陣陣地歸林的鳥鳴，慢天地飛旋起；遠寺的鐘聲，也不斷地顫響着：

室中是燃着那舊蠶豆大底煤油燈，我與弟弟正談得起勁，忽然正預備去趕夜工的父親跑了進來，低聲他對母親說：「有土匪來了，聽說是口口口軍隊敗下來的，昨夜對面灣子裏已被劫搶了」。這時母親正在補衣服，突然聽到這個消息，臉色頓時嚴重起來，將針插在衣服上。

天色已經完全黝黑了，像潑了濃墨的，深深地染滿了天地中整個的空間。本來還該有閃着微光地星星，也被烏雲浮浮地蓋住了，與蒼暗的山峯凝成一片。隴內空氣隨着夜色一樣嚴肅沉寂，隔河是有着狗的吠叫，或遠或近的，陣陣地傳入我們的耳鼓，這也是表現大路上還有人行走，同時也是隴內不安的現象。

忽然的事，辟啦一聲，接連又是幾聲，好似從那廟後面來的。「呀！這是什麼聲音？」母親驚慌的說：

「這是新年裏人家放鞭爆吧！」我也懷疑地自問着：

沒有三分鐘，又聽見四五響，比起首先更聽的清楚。

父親又惶張地進來說：「快點收拾東西，將那口小箱子放到地板底下去，匪已從李家灣過河了」。接着又大步跑走了。

「都不要出去探望，將大門去扛起。」母親是手忙腳亂的。

我也只有這樣安慰母親：「也祇好聽天由命吧！」于是抱着小妹妹和弟弟在床上睡了。

不知是什麼時候，大約是夜半了，我忽然被母親推醒，耳裡隱約地聽見：「莫做聲！莫做聲！強盜來了」。這時我雖在半醒半睡態中，心裏却已明白了。

一陣犬吠聲，接着一陣脚步聲！嘶喊聲，驚笛聲：似乎發生什麼天大的般的事。屋後的幾隻豬也在欄內咆哮起來。

弟弟慌得亂叫，一個不留神——本來只七歲那會留神——壓了妹妹的手和臂，她哭了。外邊的擾亂同時也更比先前還要驚恐得駭人，震得後院的牆壁岌岌欲倒，母親更楞了，似乎聽出什麼與她有關係的事來。

「快……三百……」從屋後隱約可以聽見。

「老總……」

「一百……」

「我……實在沒有」。

「不行」

「拍叱……叱……」

「媽的……」似乎是踢什麼東西的。

聞一個偉大的勇士。

一會兒便歇了下去，犬吠聲也止了。只有朔風是耀武揚威的怒吼得特別起勁；表示他是宇宙後面的稻場上臥着一個血肉模糊的不上四十歲的人。

（至於這死者究竟是誰看來只有四歲的妹妹能由爸爸一夜沒有回，這裏面才感覺得到。這時候，月亮還是躲在雲端裡嫵媚地不肯出來，似乎怕看這人間的慘劇。

玩具

岱

三姨送給強弟一個小兵船，是洋鐵做的，很精緻，油漆得很美麗。

「謝謝三姨母呀，強兒！」母親對強弟說，「三姨母多愛你，送你這可愛的禮物。」

強弟高興極了，手裡抱着玩具，羞澀的向三姨母鞠了躬，回頭便抱到天井裡去了。

「強這孩子真有趣，又聰明。」

三姨母說。

「是呀，他挺喜歡三姨母，三姨母總是送禮物給他！」母親笑着回答，「他玩玩具很愛惜的，你前

回憶

蕭馨

是個秋天的季分，暖和的太陽晒着大地，微風輕輕地吹過，地下散些楓葉，不冷，院子裏十足的表現秋的特色。

她獨自兒坐在屋內，她在沉思，她似乎是剛經過了一椿不如意的事情，她掙扎；她擺脫；但是終於讓那不能够再控制的感情佔有了她；

她突然地出了房門，我也沒有趕上去勸慰，她去了，一點鐘，兩點鐘，三點鐘，……她還沒有回來，我動身找她，我想我準可會見她。

太陽的光綫變得斜了，牆壁上反射出紅光，我慢慢地踏着地上血紅的楓葉，眼睛注視着四圍，忽然，我發現了，在一株楓樹的下面堆着楓葉的一旁，有一朵鮮紅的花，剛才還在她手中，如今確在地下，她是最愛菊花的，我硬

次送他的皮球，還沒有壞呢，這種脾氣有些像我！」

「對啦，我挺喜歡這種孩子，可是我的雲兒，却是個敗家子，什麼東西給他都折毀了。」

「但是我也喜歡雲兒，蠻蠻的却活潑得多。」

母親和三姨母繼續的很愉快的談着。

我坐在房裏讀着賴納的童話的時候，聽見強弟的聲音，在天井裡很愉快的叫着：

「嗚嗚嗚！兵船來了，轟轟，開炮啦，轟！」

天真的聲音，唱着純潔的心曲

輕輕地很小心的從地上拾起，可是花瓣上已染了污泥，我帶回到屋裏，將花放在她才坐的椅子傍邊的棹上。

她回來，一眼便望見了花，對我微微一笑，眼眶却是濕潤的，她把那花拿了起來，吻着，哭了，

我問：「怎麼了？」

「你看，菊花先是多麼樣的美」，她回答，「而今呢！」

我回答她一句直得注意的話。

我說：「你的眼淚，你的熱情會使她重生的。」

我說：「燒了牠吧！牠會重生的。」

「火消滅了牠，牠重生了，昇天了，」她叫着，她回過頭來向我笑了，一雙亮晶晶的眸子，充滿了有水的眼眶，我知道也燃了，她也再生了……

，把我催回到黃金般的童年去了。

我倚在窗框上，望着強弟在水盆裏駛着船，他瞧見我，便把船碾朝着我：

「蕪蕪蕪，哈哈，打達哥！打達哥！」

「誰說的，兵船怎麼可以打自家人，幹嗎不去打XX人呢！」我喝着。

強弟聽了我的話，很感動，他的臉色滯了好一會才說：

「對了，打人，阿花做人，蕪蕪蕪。」

他把盆裡的水向花狗身上洒，狗被水驚了一跳在汪的吠起來，強弟越發興奮了，「蕪蕪蕪」，夾着「汪

金口雜寫！

毅夫

——去年春假的游踪——

一年一度的春假，去年學校也照例地給我們四天消遣，作樂的機會。可惜！天公不作美，整整地落了一天半的黃梅雨，直到第二天的下午從烏雲籠罩中透出一線陽光，天始放晴，真好似病臥已久的少年得到一副起死回生的妙藥似地愉快和欣悅。

第三天的清晨，太陽從地平線下爬了上來，剛越過了對面的山頭，碧綠色的叢林反映在和暖的艷麗的陽光中充滿了新春的驕氣現出一副靜靜的，變幻的晨畫，人們——不任遠近的人們——都興奮地敏捷地活動着。這時，我同我的大哥及表兄妹等都異常高興，我們不忍錯過大好春光，或者竟可以說是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便一同整裝出發金口，作一日之游。

船是沿江上駛的。一路的景色，起先還帶着都市的風

汪」的聲音，在天井裏喧嚷着，真像是一場惡戰爆發着了。

那聲音送着我繼續的讀童話。

「強兒呀，衣服都濕透了，快進來，別玩哪！」

母親的聲音有喝着。

「再玩一下好不好，媽，」

「不聽話嗎？強兒！」

「噢。我來了。強弟回答：」

媽！阿花是××人，打败了戰，逃掉了，嘻嘻，大中華民國勝利了，萬歲！」

「好啦，好啦，將來多打××

人。」母親說。

「哎，我將來要做大元帥的，

味。過了武昌市區後，才稍稍地領略到一點鄉村的特色，微風掠過麥浪，茅屋在疏林中隱現，這意味也够使人心曠神怡。離金口尚有四五里時，便見一山聳立江心。這裡的江身，還不到一里。形勢的險要，可稱得長江的直布羅陀。船中的金口佬說：「這山叫大軍山。」過山不一里路，便見風景秀麗的淮山。小小的一座山上，包含着佛寺，亭台，樓閣，……，幽靜的樹林，舞柳嬌花，紅綠相間地撩人眼目。這也難怪那位金口佬誇張似地喊着說：「囉！這也是我們金口的名勝呢！」真可惜沒有機會登山遊覽，以飽眼福，淮山一過，船便到了金口鎮。

上岸後，時間已快到正午。大家的肚裡，都感覺空虛，不很自然。因此我們便買了些道地土味——燒臘，麵，和燒餅等，還算可口，草草地食畢。休息一會，因我的大哥哥以前同他的朋友來玩過一次，路徑還記得清楚，經過路略的詢問後，便匆匆地向前邁進，到達目的地時，已經一點二十多分鐘了。

專門打××人，收回東四省，媽，好不好？」

媽沒有回答，他們的聲音在後房裏消失了。

晚上八點鐘，天已黯了，秋夜的月兒照得院裏很亮，隔壁的珊瑚娘在吹簫，簫聲很幽韻的，一陣陣送到我的書桌來，很够詩味！

門開了，強弟手裏抱着兵船，很悽喪的樣子走到我的跟前，他仰頭對我說：

「達哥，小王說這個兵船是×貨，你看是不是？」

我望了望他的臉，檢查了船，

金水閘在湖北可算是浩大的工程之一。牠所處的地位，除西南方外，四面都環繞着高山。加以湖泊羅列，所以每當江水泛濫的時候，四面的水勢不易調和，每每成災，至於每年所犧牲人畜財產的數目，總是很驚人。所以建造這閘最大的目的，便在調劑金水兩面的水量。不過這閘祇有三個不到一丈寬的出入孔，排水量並不十分大。在平常，水流得很緩的時候，這閘尚不失牠的功用。若是江水泛濫時，堤防冲破，這閘仍是等於虛設。至於金口閘的本身，遠望便如同一座中古時代歐洲王侯們的堡壘一樣。四面景色，十分秀麗。走上堤面，在一邊我們看見三個Combustion engines，想是用來生降閘門的。同時他一邊也豎立着一座大碑，上面寫明這閘的功用，兼述及蔣委員長的豐功偉業。並載明金口閘的設計和督造者的姓名——美國

的確在船的下面有英文的製造的字樣，我一時回答不出來了。

「是××貨呵，強弟，你打算怎樣？」

「真的嗎？你再看看。」

「沒有錯的。」

失望痛苦的咬着強弟的心，他難過的沉默了，用無望的眼望着小兵船，呆立一會便拿了船出去了，眼裏閃着淚光。

這幕情況很叫我感動我懂得強弟的心，他是過份的愛這個小玩具，但是他也仇恨××，不願玩××

工程師——Mr. Steed——人是但據我個的觀察能設計和督造這間的中國工程師，不在少數，為什麼不請中國工程師擔任呢？我不禁這樣地想。我們在這裏攝了十餘張不同的像片。四周流覽了一會，不覺已是四時左右，時光已不許我們再戀了，懷着一種茫然的情緒很迅速地踏上了歸途——金口鎮。

到鎮後，小火輪已開班了，汽車也因為天雨後泥濘載道，不堪行駛。我們不得已僱了一隻小划，在碧綠色的水波蕩漾中，金黃色的陽光下，我們面上都帶着勝利的微笑，心頭燃燒着滿意的火焰，口裡唱着：「搖！搖！搖！搖！小船輕輕……」的歌曲，忘却了疲勞，很寫意地沉醉着任小舟漂蕩着，送我們到歸宿地——漢口。

貨，自私和愛國兩種矛盾在他心裏交戰。帝國主義者的侵略和殘暴已經傷害了這孩子的良善而純潔的心啊！

第二天早晨，我剛起牀，便看見強弟很快樂的跳我的房裡來，扯着我的衣服說：

「那××貨，也經燒了。」
「當真嗎？什麼時候燒的？」

「剛剛，甩在灶裏燒的，昨天晚上我睡不着，又做些怪夢，便決定不要玩牠了，」強弟說着，翹着嘴唇，昨天的憂鬱和失望都消失

送別

福壽

自從放寒假以來，除了三餐外，只是丟圈子，拋沙袋，樂此不疲，我的心情漸漸的變成了哭也哭不出笑也笑不出的麻木狀態，連現在已經到了甚麼時候也想不起來了。今天午後睡醒的時候偶然將窗戶打開，覺得有一種異樣的感覺侵蝕到我的身上來，怪薄人魂魄不過的。

正凝立在窗前呆視的時候，突然無意中被下面匆促而雜亂的足步聲所激動，俯下頭，只見一個着黑色制服的青年，從人力車裏出來，一望便知是我們渴望的誠哥了。

於是大家一齊都出來和誠哥作親密的接談，繁絮的談話佔去了一大半的時間。最後他說出他不久又要赴滬籌設他們的展覽會時，全家都現出淒涼的色彩。無論怎樣的慰留，也不能打消他那鐵石般的去心。

第二天晚上，誠哥整理行裝，着實忙了一頓，臨行時父親和蔣的對他說：「誠兒，你這次的回來，大家都異常

了。

「好孩子，真是民族英雄！」

我蹲下去拍着他的肩說。我太興奮了，強弟在我的心裏畫了一個勇敢的花，這花開着無限的希望的花。

「你哭了呢？達哥，爲什麼？」

「不，不，我並沒有。」

「沒有什麼可惜。」強弟說着又愉快的跳出去了。

「媽，那船是××貨，已經燒了！」

我還聽見強弟天真而勇敢的聲音在動盪着。

的喜悅，而誰又知道你竟又匆匆而去，爲你的前途；我也不便阻止你……去吧！去尋求你自身的幸福。」

離別的情緒是澀苦的滋味，我們都有這樣的感覺，車夫們一聲聲的催促，我們也不能久延，相向無聲，心裡的話只好用眼淚來傳答。最後，誠哥和我終於踏上了赴南京的旅途。

我們走進了船艙的時候，人已經擠得很滿了，在這一剎那，我中心真感到異樣的襲擊，汽船的笛聲一陣陣催促着送別者，而每個行客與送別者的情緒，引起了無限的傷懷。

在途中，他告訴我他這幾年來爲生活奔走的苦況，社會的險惡，人世的崎嶇。我都忍着心痛接受着他的忠告。到了南京，恰巧有人回滬，他便附伴候船到上海去了。我却還滯留在南京。

這些時，我心裡老惦念着誠哥，他在學生時代是那樣聰明，果敢，而現在竟勞碌奔波至此，他腦海裏的愁思，他心中的悲哀，是該從幾大的安慰裏才能變化轉來呢？

寒假的歸家

無名

在沒有放寒假之前許多朋友及同學遇見了我便問：

「今年你回不去過年？」

這問題我耳中不知聽過多少次了。我覺得回去過年是最快樂的，所以我不但不覺煩惱而更使我心中回想過年的快樂心中更加欣喜。

「回去的」，我總是笑容可掬的回答着。

一月廿三日學校放了寒假，當日不能上船，第二日就同石君兄弟一同出發，他們和我同一半的航程在，船上談談講講一路頗不寂寞，太陽漸漸的西沉了，他們便上了岸，船也不走了，一個人無聊的依着欄杆望着遠景，江面上慢慢的成爲漆黑，岸上星星點點的燈光，空中掛着少數的星，遠遠的有人唱着渡戲聲音，很是悽愴打動了我的心弦，感動得淚險一點流出來了。

夜深了，船上沒有床舖，非要在地板上睡不可，實在諸多的不便，我預備坐一夜，但精神不允許，只得將毯子鋪在地板上，把被窩半墊半蓋的睡這一夜。

睡得正出神，汽笛一響，我從夢中驚醒天已明了，穿了衣洗過了臉在船尾走着遇見一位博文的同學，兩人先問了姓名，慢慢的談起來，頗爲投機而恨相見之晚，他送了我一本關於小小的修養品行的黃面子書，名叫葉根譚其中皆爲金玉良言與學生十分有益，所以向他道謝，兩人又談了

些關於學校事情到了下午二時許抵太平口——這朋友的家鄉到了，臨行時請他將寒假通訊處告訴我才依依不捨的分別。

再行了六十里的航程才到新隄，我愛的家鄉，牠雖是充滿鄉間的風氣，但我仍十分愛牠，到了家中，弟弟們在園中玩着，一看見我就嚷着道「二哥回來了！」我也笑着說：「回來了」他們替我將行李抬到屋里，父親正在會客，母親已出去買茶食來預備過年了。

休息了一會聽見母親回來，在門口同舅父在談話；我連忙躲在門後卻被母親看見了，笑着叫道：

「是那個躲在門後頭快捉出來」。

我見是事情破露只好出來。

「怎樣先不寫信回來，你伯伯！我們這樣叫父親，她也是如此稱呼！天天向別人打聽你的消息？真急死人，在船上吃了飯沒有的？肚子餓不餓？」

「還好」我說：「船上的飯太骯髒了我不願意吃」。

她連忙到廚房里去弄飯吃，客也走了，父親問：

「書考得怎樣？補考不？」

「.....」

回來已有二個多星期了，街上熱鬧得很，家家門前皆掛着燈籠，黏着對聯，到了三十晚全家

圍着桌子吃年飯，談談說說，心中充滿了快樂，猶母親心中不大愉快。

「你大哥在華中讀書，還能回來過年，這在北平倒不能回來過年了，醃魚臘肉吃不着一點，寄得去又怕壞了，唉！」她慢慢吞吞的對父親說。

「他們學校今天還在上課簡直談不到過年。」

大家都停止快樂了一會，飯後舅舅給每人一些鞭炮壓歲錢，到了半夜編炮之聲不斷的，聽見吵得人都睡不着，「初一的日子不好——皇歷上這樣記載着，」所以父親等了一天沒有人來拜年，初二還在樓上，底下便有人來拜年，我連忙下來向母親磕了一個頭，引得他們都笑起來了，初三我家請王XX君全家吃飯，第二天——初四他家又請我同父親，初五清理了一下行李，晚上便上了船，第二天就到了武昌，可惜我不能看正月十五的玩龍燈，真是太可惜了！

憶廟行

張寄萍

「我的心從來沒有過這樣的急燥同煩惱，你看呵左右鄰近的人家啦一起一起的，成羣集隊般地走都直向着鎮西的大廟。我覺得這條街剩下來的人不滿五十了！因為全鎮的寂靜冷清清好像一座孤堡。好奇心真是無事不為甚麼甚麼廟行鎮！無名英雄幕快揭幕大家都向外奔騰着，去看去看周將軍那年打走敵人的英雄。說來話又長時間倒回去好像有個那長，那時的倩影如今好像仍然是在眼梢亮；我們一家三口從戰區攜帶着我的白娘，亂紛紛好像螞蟻鑽出火洞不停地奔忙，一羣一羣的人們呵在蘇州河畔上徬徨，碰頭磕頭的擁擠終久成一道洪濤鉅浪，

洪流蜿蜒地橫穿着這蘇州河的胸與乳，然後各個人去尋找他安身的所處築棚，雖然我離開那美好的鄉梓逃到這山間，平日在這峽谷的平安角落裏四處盤桓，不過呵丁香花蔓延到階簷年年底滋繁，不是昔日靜穆的顏面縱橫在我的眼簾，在面朝着街面的門道上斜蹲着石門欄，對着何四哥說話的人是樂天館的主人。於是向來以百事通的何四哥回着道：「呵老板其實這些事何必要這樣去麻煩，你不看我不是沒有受過這一套的辛酸，到如今竟剩得壯志凌雲空成記憶片段。記得三年前該是陰曆十一月的末梢吧！是一個昏沉沉的傍晚太陽軟弱得發淡，

河面薄薄地結着一層冰野粟子戰慄地披上一重霜衣這景况已經好像是嚴寒。我們駐紮在野外的士兵營裏四壁肅然，身上只穿着軍衣兩件到子夜仍要站班，縱使寒風裏凍得烏唇紫臉鼻涕不斷牽。可是啊爲了這正義爲了公理不經戰爭，點不着漢族火炬的復燃打走敵人出關，和天氣一樣迫人敵人刀光揮動到江南，我們悲憤忍耐黃浦江別人的軍艦不停，雖然膜拜的那些人終日在日內瓦湖心，黃浦的暗影終竟掩蓋着山海關的血痕，本來打落你門牙使你忘卻大腿的創痛，一貫的計策老是這樣波盪使你們眩昏。消沉畏縮萎靡自然是申江豪華的暗雲，那個不怕砲彈墜下了自己的花廳富人寧可滾在地下呼籲和平那管自衛戰爭。

金玉築成了璀璨的樓台一時櫛比蔚新，榮亨呵東方的巴黎紛繁啊全國的重心，太平却可挖得更多的富麗爲了這一羣。擬着我們的胸膛不怕的還是極端憤慨，準備着肉搏捏緊了拳心向那東方凝睇，夜跟着黃昏車聲驚起了我們的心怦怦，歷史展開了新徑那晚敵人就向我進攻！大約是二點鐘黑黝黝捏着槍枝的獸羣，提緊快步炯着刺刀北四川路一帶縱橫。憤鬱的老板接着說語氣說得非常沉重，背靠着牆白圭被磨擦一片一片地墜下，「因爲我是住在虬江路的側面所以那晚一些混亂的局面變遷如今非常之驟然，雖然呵夢驚燎源同那拍拍的槍聲不斷，從驚訝裏失掉了鞋子裙帶同我的阿三，四處茫茫急促仍然摸索不到一點底蘊，

火光中只好走出那家園大家嚇成一團。戰爭是開始了我輕輕地向着我自己說，民族自由的大道就在這一發那的抗戰，爲了民族安寧必定要緊握槍桿衝向前，一陣的寒慄化成青烟榮繞那孤索樓尖。我興奮我勇敢跟着那保安隊齊向火綫！雖然呵那鳳子我的婆娘緊緊地不肯放，這八歲的姑娘白娘也幫着她四處張惶

大概天快要亮吧烈燄彌漫着四顧金光，機關槍手榴彈已經掃擲無數愛國伙伴，我悄悄地在牆根下匍匐着想衝出陣綫，用着獵狗般狡黠果敢掩着我的頭與面，因爲牠被礮彈轟成了無數大小的泥潭，

〔註〕牠指戰壕

破殘得不堪蔽掩立刻覺不着陸敵尋圍，祇得由左灣凸出萬花林周遭一片瞭原，一陣密集的子彈牠們竟傷了我的脚桿，在北站的劉家龍那值得迴戀的遭遇戰。受傷發熱牠癡澀不了我動彈熱忱蠢戀，雖然我來到這後方醫院聽那胡笳夜絃，我仍然在凝視仍然在側聽前方的佳音，看那障蔽戰壕的銅板聽山砲轟轟野聲，蜂擁般斜掠過我的眼簾札札聲音不斷，你看這蘇州南京的青年每天都到醫院，縱使砲彈落到我們憩息的階窗醫院邊，驚起一簇葉子飛散子鴉圍繞欄杆燈柱，

呵記得聽到說申江之戰失敗在不自然，因爲我們的水鳥棲息在黃浦沙灘打轉，

跟着潮水浮游又還要翔翔到北冥安全；
軍艦在和敵人杯酒連歡香賓弦歌步舞，
自然迷離了這廣州清夢蜻蜒息到陵園。
可是弱小民族的掀戰義憤驚起了蕭君，

〔註二〕蕭即蕭特義士美國人，

長臥在蘇州河側視着我們抗戰的漫然。
何四哥即着向李老板說代着一點興奮；

「主力酣戰最大不能忘這八字橋翔股路，
霧沉沉的那晚敵人轟炸到了八個鐘頭，
因為看不見一個環甲倭寇同一個日狗，
司令部傳來了緊急命令大家隨機應付，
沉靜沉靜砲彈灰只等壓着我們的頭顱。
這是我們一百八十旅的特殊計劃抵抗，
機關槍從來不輕易動頭雖然時候惶恐，
我們山砲疏疏落落地頂多答個不惑回喉。
全綫悄悄地溜走敵人總是這樣的預策，

叢林陰谷竟然發現敵人尖兵一羣出動，
一百六十五團已補充到了後部準備衝！
散兵行散兵羣大家散開到陰暗的所處，
準備着肉搏的進攻向着這一羣的昏狗。
敏捷機警是敵人至明治以來維新榮譽，
可是黑色軍衣白的綁腿總不能說高明，
一條百綫不斷延展雖然不猶豫的進前，
愚蠢畫出戰事勝負終竟宣告暫時停戰。

.....
緩兵增援的詭計我們竟會概然的答應，
畫立一條鴻溝憑去暫時我們自衛抗戰，
.....
果然戰綫延長到無限從普口拉到黑山，
消滅了吳淞砲台我們長江門戶的屏藩，
截斷了船支的輸運封銷水與陸的交連，

真茹崑山兵站橋樑一齊都同我們殉難。雖然說九五的子彈打不到他們的甲冑，不斷地砲攻他仍然不改輕意步兵交戰。終夜激戰我們也不願死守陣地的靜息，即使夜襲是最感困難衝過鋼板同鉄柵，寧可冒點危險決不讓老蹲着戰壕俯探。張華浜溫澤浜我們竟遭受嚴重的損失，一則他們傢伙太充實二則我們太感哪！太感後方補充困難汽車路基橋樑涵洞，都成破碎傾頹的砌欄凌亂得樹屐轍坎。跟着廟行之役橫在我們眼簾天是陰慘，原來整營的被轟炸了幾天忽然的撲滅，事先陣地既炸得腐爛再乘飛機坦克車，人數也僅有兩千多的一團孤守廟行鎮，兄弟們犧牲在掃射衝鋒抵擋砲燈流彈，還是不能退却一尺甚至一個隴田角邊，

因爲退却全綫的個體竟會截成爲兩段，一當十十當百壯烈的浩戰不滅燕然山。
.....
無邊的砲火仍然整天整夜的流水一般，加築那新堡壘不得不密集隊伍來防範，留下少數兵祇好預防於萬一瀏河羅店，我們那知禍患竟起於不留神忽略之間，一齣張松獻圖醜劇全把虛實洩露敵人，白茫茫逼天逼地派遣在長江沿岸哨兵，看不見三丈外一點波紋即使漁火仍明，悄悄地下了舢舨也悄悄地駛到了岸邊，等到我們哨兵發現從兵艦運來的敵軍，紛紛已跳上沙灘瀏河的部隊只有一連，就使拚了死力恐怕祇好抵抗相當時間，誰知淞滬綫也開始主力進攻一點不息，願了這邊也願不得那邊後方既被截斷，

攀足不定這全綫就有包圍近迫的危險，依照軍團的實力定不難那時候復失圍，不過呵老板金錢榮譽英雄們既已充滿，此時是休兵罷戰的時間不然又在何年，爲了保存實力也爲了享受以後的榮利，士兵的犧牲羣衆熱忱值不得鄙視懸眷，總退却是總司令部的命令退却退却退：

可是呵碧血流去愛國青年的生命多少！
那里又會有民族靈魂自衛抗戰的士紳，
出現在今日中國縱橫的途道還不是還，

紫微花爬上周道忘却籬頭的枝幹寥寥。
街面起了一陣波盪打斷何四哥的急燥，
樂天館的老板李浩也因為要賣蘇封糕，
不得不把話頭佔爲注下算二六的洋臺，
日落烏啼天要晚了一羣一羣的老兼少，
都拿着一簇紙花嬉戲閒散都走回來了！
不曉得是爲記念那義薄雲天的英雄呵！
還是說去爲開開眼界看那個熱鬧抑或

去看看周將軍那年打走敵人的英豪。

走馬燈 (四幕)

阮世忠作劇

近作「走馬燈」，原為四幕劇，因樂文社有刊行紀念冊之舉，特將其中第一幕付印，其餘三幕，俟修改完竣後，當再行公諸同好。

——作者識——

第一幕

登場人物

曹徽之——父

曹太太——母

曹 鑫——長子

李冰如——曹太太的姨侄女

曹 轟——次子

玉 蘭——女婢

曹 磊——幼子

葛成龍——曹公館的男當差的，玉蘭的表哥

當差甲，

乙。

時間：

最近的某一個元宵節的晚上

地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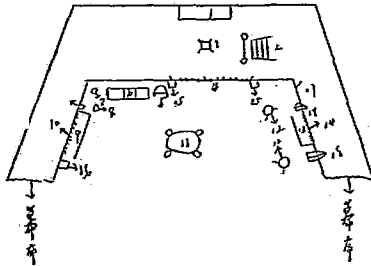
曹公館的客廳

舞台裝置說明：

舞台裝置見下圖：

說明：

1. 大衣架，上懸皮大衣及呢大衣雨衣雨帽下插雨傘司的克套鞋等
2. 樓梯若干級
3. 大號走馬燈一個
4. 西式大玻璃門，四榻或六榻，最中二榻供出入，有極漂亮之門簾。
5. 木製靠背椅。
6. 大型書櫃，其中書甚多，並有撲克牌一付
7. 高花架一個，上有磁盆小松一株。



8. 有小茶几，上報紙一份，烟一廳，火柴烟灰盤一全套

9. 長沙發，上有未完成之絨線衣一件

10. 大窗帷
11. 腰圓棹一張，圍以腰圓凳四條
12. 小沙發一對
13. 壁爐
14. 壁爐架，上置銀瓶銀盾等裝飾品拜年片及像片多張。鐘一架
15. 門側大壁燈一對
16. 壁燈一對
17. 門通鑰廳
18. 壁燈，架上紗罩燭燈一對，牆壁之空隙處懸掛淡雅字畫或風景片等。

幕徐徐升起，台上無人，正中之門開着，當差的葛成龍站在一隻圓凳上點燃走馬燈。他的面孔正朝着台下，大約二十四歲，曹磊，一個淘氣的十二歲的小把戲正騎在樓梯欄杆上望着。走馬燈燃了，人物也活動了。

磊：（拍着掌）哈哈，動起來了，真有趣。

葛：（欣賞了自己的工作之後，慢慢地下了圓凳）別那麼手之舞之的吧，小少爺，擰了交可不是玩的。

磊：什麼？我一天不定擰多少次交，沒擰過你呀。

葛：小少爺，不是這麼說，我不在場，當然我不負責；要是我這麼兒，怎麼樣我也推脫不了呀，不是嗎？老爺太太我倒不怕，我

頂怕的就是玉蘭的那張嘴。

磊：不是說她是你的表妹嗎？你幹嗎怕她？你看我，我就不怕我們的那一位表姐。

葛：你不怕你表姐，自然有人怕她的。

磊：你是說我大哥嗎？

葛：（點頭，略加思索後）你下來罷，我講這個走馬燈上的故事給你聽。

磊：好的，（一躍而下）你講罷。

葛：（上前倚門而立）你看那個穿黃袍的是劉備，紅臉的是關公……

磊：那個黑臉的就是張飛了，是嗎？那個年輕的呢？

葛：（點頭）那就是呂布。你看他們這麼轉着轉着，豈不像劉備在追着關公，關公在追着張飛，張飛在追着呂布，呂布在追着劉備的一樣麼？

磊：是呀，這樣老是在追着追着的，可是誰也追不上誰！

葛：（進門，走至壁爐前，在熊熊的火上面又添上幾塊白煤邊說着）真是，老是追着追着的，可是誰也追不上誰。

磊：（跟着進來在上首的沙發上坐下）你講的故事呢？

葛：我不是講過了嗎？

磊：那不成，來，再講個給我聽吧。

葛：（遵命地向前去，被磊按着斜坐在沙發的靠臂把上）我們家裏就有這麼一架走馬燈，老是追着追着的，可是誰也追不上誰。你大哥是劉備，追着李小姐，李小姐是關公，她追着你二哥，你二哥是張飛，張飛追着呂布，呂布就是……

通飯廳的門開了，走出十八歲的小家

碧玉型的玉蘭，手裏捧着一個條盤，上面一張小紙片。

玉：你瞧，你又在這兒跟小少爺胡扯啦，真不懂規矩，這兒那有你坐的份。

葛：（連忙起立）是，玉蘭妹妹。

玉：不敢當，誰跟你哥哥妹妹的來着，乾脆叫我的名字兒得啦。

葛：是。

玉：這兒有今天晚上的菜單，拿到書房裡去請老爺過過目，問問有什麼改動，請早點吩咐下來。（看看鐘）現在離開飯還只有一個半鐘頭了。

葛：（接過條盤來低着頭）是。

玉：（走到門邊看見走馬燈下邊的圓凳，指着）你真是有前腳沒有後手的，（昂然出，上樓去。）

葛：（趕出去把圓凳端到角落裡去了，再走到

門邊，向內伸着舌頭做鬼臉）呂布追着劉備，呂布就是她。（指樓梯，由左邊下）

樓上有女人聲

聲：客廳裡邊有人沒有？

磊：我在這兒。

聲：啊，小弟弟？

磊：是呀，什麼事，表姐？

聲：長沙發上邊有一件我打的絨線衫子，請你給我送上來罷。

磊：好的。（下來，走至長沙發前拿起絨線衣在身上比了一比）表姐，你這件不是給我

打的呀？（走出去）

聲：你的快動手了，這件馬上就可以完的。

磊：（現在開始在上着樓梯了）這一件那麼是

送給大哥的罷？

聲：你叫他不用想罷！

這時候磊已經從觀衆的視線裏消逝了。

玉蘭從樓上登登地下來，進了屋子，

到了壁爐前，開始把紗罩內的一對紅燭點

燃，正正點燃了一隻，從台後左方進來了

一個穿着厚呢大衣的少年，他把呢帽掛在

衣架上，脫下大衣，搓着手，輕輕地走了

進來，看見沒有旁的人，就把正中的門帶

上，帶門的聲音驚覺了點燭的玉蘭，她邊

點着第二隻燭邊說着：

玉：二少爺回來啦。

轟：回來啦。（此時已走到壁爐前）讓我來幫你

點罷。

玉：謝謝您，這不是少爺們做的事。

轟：你幹嗎老是對我冷腔冷調的呢？玉蘭。

玉：不敢，這是我們做下人的規矩。

轟：玉蘭，已經三年啦，你知道，我老是這麼痴痴地等着你回頭。

玉：（點好了第二隻燭，預備走）有什麼吩咐沒有？

轟：請你在這兒乾一會兒行嗎？

玉：（走到上首沙發旁邊，停住）聽少爺的吩咐。（眼睛望着門）

轟：（走到她的身旁）你真是一個鉄石的人兒，（從西裝背心口袋裡掏出一個小包解開之）你瞧，這是那年夏天你送給我的一朵玫瑰花，這是去年年底我在砲兵學校裏畢業的時候所得的獎證，這兩樣就是我的生活的一切，我的炮，和我的玉蘭。（鄭重地把花及獎證包好放入口袋裡）

玉：（依然望着門）請少爺穩重一點罷，什麼我的你的，我們當下人的只管伺候爺兒們

，不是拿來給爺兒們開玩笑的。

轟：你把我當了一個什麼樣的人呢？難道你還沒有明白我嗎？什麼時候我把你看做底下人來着？天知道我的心，只要你願意，我馬上可以跟着你走，不單家裏的一個子兒，在砲兵營裡當一個丘八，我們倆的生活是不成問題的。

玉：可惜我沒有這麼大的福份。

轟：你真是一個鉄姑娘，你知道，我們在學校裡，管叫着我們的砲做鉄姑娘的。

玉：您去找您的鉄姑娘好了。

轟：爲了你這個鉄姑娘，我拒絕了不下一打的姑娘們的追逐，特別是我們那一位表妹，她只差一點就要向我下跪了。

玉：這真是值得大吹特吹的事。

轟：說真的，爲了你，我在學校裏拼命地用功

，我要使他們知道我所愛的是一個真正值得愛的姑娘。

玉：少爺們不光只在家裏打趣着了頭們，還拿這些事去告訴朋友的。哼哼！活該。

轟：我應該怎麼說呢？你誤會了我的意思啦。

（走到長沙發旁邊的茶几上取烟一隻，點燃，又走回到門那兒，玉蘭的眼睛立刻就轉向着壁爐的火了）我的心坎上只有你，我的嘴裏邊却從來不會把你的名字溜出來。

玉：本來麼，一個丫頭的名字說出去多麼難聽，不過這樣也好，等您將來找了一個比我強十倍強百倍的有身份的小姐的時候，再把她的名字說出來也不遲。

轟：比你強十倍強百倍的有身份的小姐！有身份的，小姐倒多的是，可是比你強的，我就

沒見過，就連趕得上你十分之一百分之一的也就不多。

玉：您太誇獎我啦。這些個話請您留着罷，您這是趕麵杖吹火，白費勁。

轟：我明天就得走了，我的鉄姑娘，難道你真要我去孤單地過一種機械式的生活嗎？我的這種熱勁就一點也打不動你？

玉：那只是我不配。

這時候從樓梯上邊隱約地有一個十八九歲的姑娘，穿着喪服，手裏打着絨衣。

走下來，她的影子在門外停住了。

轟：哦，原來是我不配，那麼你就不能可憐可憐我嗎？

玉：這是什麼樣的事，能够可憐可憐地當好事做的嗎？那一朵花也就是這麼可憐可憐地送給了您的，到現在兩年多了，我還脫不

了身，您想我還會那麼優嗎？況且我的心裏……（低下頭去）

轟：你的心裏怎麼樣？

玉：（下了很大的決心抬起頭來望着壁爐架上的紗罩燈慢吞吞地說）好，也能，告訴您也好讓您忘掉這條心罷，我的心三年半以前就送給另外一個人啦。

轟：哦，你已經愛上了別人啦，我真羨慕那一位先生。（略頓）可是這並不妨害到我的愛你呀，你不能愛我的苦衷，我明白了，你愛不愛我沒關係，我只請求你讓我繼續地把你當一個妹妹般地愛你。

玉：您這是何苦來呢？年紀輕輕地，幹嗎不去找一個別的好的姑娘呢？

轟：唉！『曾經滄海難爲水，除却巫山不是雲』！

玉：（略頓）我可以走了嗎？快開飯了。（回過頭去，望見門外站着的身影，輕聲地）外邊有人哩！

在轟離開了門的當兒，門外站着的美如翩然地走了進來，她的美和玉蘭的不同，後者美在圓圓的臉蛋和臉蛋上邊的那一顆若隱若現的酒渦上，而前者的美，却集中在那一雙汪汪的眼睛上。沒有十分用功夫裝飾的臉倒格外襯托出那鼻樑的端正和那隻小嘴吧的可愛來。

冰：對不起，我打擾了你們的談天吧。

轟：（冷冷地）是，我們在談着天，可是沒什麼關係。

冰：我是來找一點東西的，（走到長沙發那兒找着）啊，我的針呢？

玉：（跟着走向長沙發那兒）我來幫您找罷，李

小姐。

冰：不要客氣，啊！這兒就是，（站起來）快開飯了吧？

玉：我去看看罷，（向通飯廳的門那兒去）我想該已經預備好了罷。

冰：喂，你別走哇，我還要上樓去的哩。

回答她的却是一聲輕輕的關門聲。

轟：你的本事倒不錯！（望着通飯廳的門）

冰：我？哦，（眼珠子很明顯地轉了一轉）可是我並沒趕她走哇！

轟：哼！還用得着你趕嗎？世界上的漂亮角色不就只你這麼一個啊！

冰：漂亮角色，我才够不上漂亮兩個字哩。

轟：我彷彿聽見你說過你還要上樓去的吧。

冰：你儘管這麼對我不客氣罷，你知道的，你的什麼話，我都是忍受得了的，我能够在

你面前多站這麼一分鐘（大胆地望着他的臉）花什麼代價我都情願，別說這麼一兩句不關輕重的不客氣的話。

轟：請你別逼着我說出我心裏頭想說而對於你是不大好聽的話來。（走到壁爐那兒把煙頭擦熄，丟到爐中去了，面朝着爐火）

冰：（站在腰圓棹子那兒注意地看着他的背部）我代替你說了吧，（仿效着男子的腔調）哼，你拿什麼來跟人家比，你也配來和我交朋友？你沒鏡子嗎？照照去。（回復到自己的聲調）就是這些話，是吧？這有什麼難聽的？

轟：不難聽，是的，一點也不難聽！我真不明白，當你投胎的時候，閻王送給你的是什麼樣的一張臉。（回轉身來望着她的臉，鄙視她）

冰：我倒不在乎我自己的臉，我却非常感謝閻王老子，因為他送了我這麼一顆火熱的心。

轟：可是我的心，却是冰冷的。這兒有句俗話，「爐子靠水缸，你熱我不熱」你現在應該明白了罷。

冰：那個沒什麼關係，我相信我的心有一天也會叫你的心燃燒起來的。

轟：你能够叫我相信這是一個沒出閣的大小姐所說的話嗎？

冰：你怎麼樣侮辱我，也聽你的便，可是……
轟：你要怎麼樣？

冰：我不會放鬆你的：
轟：爲什麼？我有什麼地方得罪了你嗎？

冰：是的。
轟：什麼地方呢？

冰：（慢吞吞地）你勾去了我的靈魂！

轟：這個怪不得我嗎？（走到長沙發那兒燃燐一隻，又在書櫃中尋出撲克牌來坐在長沙發上，玩弄紙牌，烟舍在嘴角上）

冰：（突地轉過身去）春雷表哥，這個當然怪不了你，（乞憐地）可是我這幾年來的心血，（略頓）就是爲了這一件絨線衫，我不知道操了多少的心啦。（指着絨線衫）

轟：我什麼時候請了你打的？（依然低着頭）你打起來了，我還不會領你的情的。

冰：我只要你穿上牠，誰還敢希望你說聲「謝謝」不成？

轟：我的衣服已經够多啦。這是上衣（指點着）這是背心，底下是襯衫，再下邊是羊毛衫子，更下邊是我的雪白的肉體。頂外邊一層，我爸爸送了我一件厚呢大衣。（指着

衣架那兒）我腰根就用不着你這件絨線衫哩！

冰：那末你收下牠，隨便你攤在那兒都成，這只是我爲你的一番心啊。

轟：我們當軍人的，行裝要輕便簡單，那兒有地方安置這些不必要的東西呢？

冰：（有點氣憤了）那麼你拿過去丟在火爐裏邊去燒掉牠罷！

轟：你難道沒長着眼睛不成？我在這兒抽香烟玩紙牌，那兒有工夫去替你燒這沒人要的衣服去？

冰：哼哼，你這樣待我，你有一天會後悔的。（差不多要哭出來）

轟：放心好啦，我後悔的時候，怎麼樣也不會讓你知道的。

冰：看着罷，反正我家裏現在沒有人啦，姨媽

又叫我乾在這兒。

轟：只要有你在這個屋子裏，我明天一出去就永遠也不同來啦。

冰：你真是鉄打的心腸！

轟：你現在才說了一句我完全同意的話。

冰：可不是！（眼睛裏閃耀着晶瑩的淚珠）

隨場約半分鐘，正中的門呀然開去，進來了五十歲的紳士派的曹敏之，和他的長子，做着某一個機關裡面的長字號的二十四歲的曹鑫。父親的眼睛一下子就看到曹轟，而曹鑫却只注意到腰圍褲旁邊的李冰如。鑫在轟的身旁坐下。

敏：啊，春雷，你回來啦。回電來了沒有。

轟：（收拾起手中的紙牌）回來了好半天啦，總部說要我們四天之內集合，好分派差使，我已經買好了車票，明天早上就動身，我

回來的時候，正看見葛成龍從您書房裏出來，聽他說您在看書，我不便進去，我就叫他去替我清理行裝了。

敏：好孩子，回來沒有幾天，就又要走了，你媽知道了沒有？

轟：我還沒有去告訴她老人家，我真有點不敢去告訴她老人家哩。

敏：等會兒再告訴她也好。（向着冰，坐下接近她，指着她手中的活計）你也應該休息休息才是，成天價忙着幹嗎的？

冰：我也只有忙着才能够排遣得走我心裡頭的不舒服啊！

敏：我看你還是別這麼傻的好，你母親去世的早，你姨媽和我是把你當親女兒看待的，你爸爸現在也去世了，你就在我們家裏就着，又何必自尋苦惱呢？

鑫：（望着流出了眼淚的冰的可憐相，恨不得去替她擦掉）爸，提這幹嗎？又弄得冰如妹妹哭起來啦。

冰：（取出手絹揩去不由已的眼淚，揩不完，索性扶着棹子抽噎起來。

敏：（慈父地撫着她的肩頭）好孩子，你別，這只怪你的姨媽的不好。

冰：這只怪我自己的命苦！（抬起頭，揩掉最後的一顆眼淚）我用不着哭了，我也要把我自己訓練成一個鐵石心腸的人，我幹嗎要哭呢？（站起來望着轟，轟低着頭不理會之）

敏：（跟着站了起來）這才是我的好孩子。（略頓）啊，春雷，站起來罷，（轟遵命站了起來）你明天早上就要走啦，說不定在你走之先，我不能再見到你，我現在有一

句話送給你，這是差不多三十年前我們在學校裏演劇的時候，一個替我們編劇本的老師在劇本裏寫的一句對白，別的話我都忘了，可是這句話却清楚地印在我的腦子裏，裏聽着罷，好孩子，你這有朝氣的孩子，担負起天下的興亡，做一個復興民族的英雄罷。

蕻：謝謝您，我將做到這句話。

敏：真慚愧！三十年前在學校舞台上我對一個扮我的兒子的同學說過這句話，現在我又在我的兒子的面前背劇詞了。

蕻：復興民族的事業不一定要每個人都上戰場上去呀，您這三十年來替社會做的事能算少嗎？

冰：可不是，就憑着您有二表哥這麼一個兒子，他願意去學砲兵，而您也肯讓他去，就

憑這一點也就算得是您在復興民族的事業上的功勞呀。

鑫：還有冰如表妹的學看護，不是完全是爸爸，您一手促成的嗎？

敏：啊，真的，（向着冰）你看護學校什麼時候可以畢業呢？

冰：我希望在今年夏天。

敏：好極啦，（又轉向春雷），啊，剛才提起的那個劇本也許還可以找得到吧，你跟我一道兒上書房裡去找去罷。（開始走）

鑫：爸爸，也要我去嗎？

蕻：大哥，你不必去，表妹的這件絨線衫還等着你來試大小哩。（跟着走）

鑫：真的？（熱情地望着冰）

蕻：（走到門口，回過身來，指着冰）你問她！（父子由左邊下場）

鑫：表妹，真的？

冷：哼，真的！

鑫：你不是已經打完了嗎？

冰：哼，完了，是呀，什麼都完了！

鑫：你心裏有什麼不舒服嗎？

冰：哼，不舒服，現在我沒有什麼不舒服的啦。

鑫：那樣好極啦，我心裏高興透啦。

冰：哼，好極啦，我心裏也高興透啦。

鑫：那麼現在就可以讓我來試試嗎？

冰：（縫完最後的一針）哼，現在就可以讓你去

試試啦。也罷，（下了很大的決心）拿去

罷！

鑫：（驚喜欲狂地接過了那絨線衫，慌忙地脫掉自己身上中山服穿上絨線衫）合身極啦！

冰：哼，合身極啦！（並不看他）

鑫：真謝謝你啦，我的可愛的表妹！

冰：哼，也該謝謝表妹啦，可是表妹並不可

愛！

鑫：我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

冰：哼，我也早知道會有這麼一天的。

鑫：我就這麼穿上，再不脫下來的？

冰：哼，你就這麼穿上，再不脫下來罷。

鑫：（罩上自己的中山服不時拉拉絨線衫的下擺和袖子）『精誠所在，玉石為開。』真

是有個道理的。

冰：哼，真是有個道理的。（望着燈火出神）

鑫：幾年來的我這一種傻股勤總算得到了報酬

啦。

冰：哼，你總算得到了你的報酬啦。

鑫：表妹，你接受了我的愛罷。（熱情地）

冰：哼哼哼，（轉過身來大聲地）你別做夢罷，老實地告訴你，那是一件沒人要的衣服，我送給你算還飯錢的！（昂然地走到正中的門砰地一聲關上了）

鏞：表妹，（來不及等他說完這兩個字，表妹已經不在房間裏啦，他頹然倒在上首的一張沙發上）天！這到底是怎麼一會事？（以手捧着頭）

玉蘭輕輕手地開了飯廳那邊的門，看見鏞呆然地坐在那兒，她連忙又輕輕地帶上門，幾秒鐘後，我們看見她斯文地端着一個條盤上面一杯茶，她溫柔地走到鏞的那兒，將條盤望他面前一伸，他於不知不覺中把茶端起來喝完，又隨手把茶杯放在玉蘭沒有改變姿勢地端着的條盤上。她在收到茶杯後，就輕輕地走去拿了一隻紙

烟和火柴，走回遞給鏞，簡直就不會想到她的存在的鏞，彷彿是受了催眠術似的，接過烟並且就她手裏燃着的火柴上吸燃了牠。她在他的身後露出了一個滿意的微笑。正當她輕輕地走到通飯廳的門那兒的時候，鏞覺察出她來，咳嗽了一聲，她立即屏住氣站在門那兒，面朝着門。

鏞：那杯茶是你端來的嗎？（不看着她）

玉：（不敢回頭只是用眼角瞞着他）是。

鏞：這隻煙也是你遞來的？

玉：是。

鏞：誰叫你這麼做的。

玉：我自己。

鏞：爲什麼要這麼做？

玉：我以爲這是我的本份。

鏞：你的本份是侍候老爺和太太，我用不着你

時候，我要什麼我可以自己動手，再不然

我可以喊萬成龍和黃玉標他們的。

玉：是，可是……

鑫：在我面前沒有你「可是」的餘地，不看在你爸爸的面，我早就請太太帶了你走啦。

玉：是，我爸爸是叫我來伺候老爺太太老爺們和小姐們一家子的。

鑫：怎麼！你還敢強辯？我跟你說過多少次，我的事用不着你操心，再要這麼不知進退，告訴太太打斷你條腿。

玉：是（捨不得走）

鑫：還沒有走嗎？

玉：是，大老爺還有什麼吩咐的嗎？

鑫：我吩咐你馬上離開這間屋子，以後在沒有第三個人在旁邊的時候，永遠不要走近我

的身邊來。

玉：是。（雖然她並沒有回過頭來，鑫也直接地感到了她的眼風的威脅，直到她輕輕地帶上了門之後，他才感覺到被釋放了。愉快，輕輕地噓了口氣，他站起來把香烟在長沙發旁邊的烟盤上捺熄了，跪在長沙發的把手上，他掀起窗帷。）

鑫：（自語）不是這麼對她兇，就怎麼也避不開她的糾纏，那一個，我是那麼待她，她却老是那麼冷冷的。今天又給我空歡喜了一場。（以手摩着絨線衫的衣角）

曹磊在樓上燃放了一個大爆竹，曹鑫吃了一驚，陡然地轉過身來。

鑫：真混蛋！

當他剛轉過身來的時候，玉蘭又幽靈似的進來了。

玉：是。

鑫：（忍住了氣和笑）你去把小三子叫出來我問

問他幹嗎這麼快活。

玉：是，（走到正中的門那兒，打開了，自己

並不出去向着樓上喊）小少爺，大少爺請

您來呀。

曹磊的聲音：來啦

隨即有很沉重的下樓聲，不一會我們

看見他跳下最後的三級樓梯，口裏含着一

個哨子，右手一根紙吹，左手三五個大爆

仗衝到房間裡來了。

磊：大哥，什麼事？

鑫：你手裡拿的什麼東西？

磊：爆仗呀！

鑫：幹什麼玩爆仗？

磊：不是說今天過節嗎？

鑫：過節，也不能在屋子裡放爆仗呀。

磊：我就只放了一顆。

鑫：再不要在屋子裡放了，聽見了沒有？

磊：是，（略頓）喂，大哥，你看見了我那個走

馬燈沒有？

鑫：怎麼？

磊：那個上邊有個故事哩！

鑫：（走到門口去看了看走馬燈）哼，傻孩子，

還不是那個老故事，三戰呂布什麼的。

磊：（望着自從他進了屋子之後，始終在他旁

邊的玉蘭，話却是向他大哥說的）你說咱

們家裏的呂布是誰？

鑫：咱們家裏那有呂布？

磊：噀，不就是……

當差的黃玉標，三十多歲，從樓梯後

邊轉出來。

黃：大少爺，劉科長在東方飯店來了個電話，

說有要緊事請您馬上去一趟。

鑫：叫他們預備車。

黃：是（從原處下）

從飯廳裏傳出一陣清脆的鈴聲。

玉：開飯了，大少爺，您用過飯再去罷。

鑫：不用你管。

轟走到衣架拿下自己的帽子，戴上，

正預備伸手去拿大衣的時候，玉蘭早就把

大衣替他拿好只等待他把手伸進袖筒裡去

，他却自願自地圍上圍巾揚長向左手而去

母親的聲音從樓上飛下來，這時候到

那裏去，幹嗎不穿上大衣呢？

鑫：媽，我不冷（繼續向前走去）

從書房裏出來的父親和曹轟剛好和他碰頭

轟：媽，他不冷的，他今天穿上一件新絨綫衫

子哩！

敏：這時候還要出去！

鑫：有要緊事。（下）

從樓上下來的母親是一個四十多歲的

貴婦胖胖的，她右手攙着李冰如，她們和

從書房裏出來的父子倆，在拿着大衣發呆

的玉蘭的身旁集合了。

母：傻丫頭，人家已經走了，還拿着大衣幹嗎

的？

玉：是，我真傻極啦。（慢慢地將大衣掛好）

她們在說着以上的對白的時候，其餘

的人在看着走馬燈。

母：（邊朝着屋裏走來邊說着）啊，敏之，大後

天就是春雷的二十歲生日，你記得打個電

話給冠生圍城他們做一個三層的大蛋糕，

上面記着要插五二十枝小臘燭。

敏：（望了望次子）好的。

蕻：（跟着進了屋子）手裏夾着一個抄本，媽，

幹嗎這麼費事呢？

另外一個男當差的從裏面把飯廳的門

打開，母親冰如在前，父親次子跟着最後

是玉蘭攪着蕻的手。

磊：媽，大後天我們要吃我們的張飛的蛋糕

啦。

魚貫入內，門閉，幕亦隨之而下。

編 後

春來了，桃花掛着胭脂的笑，烽火突擊在長江之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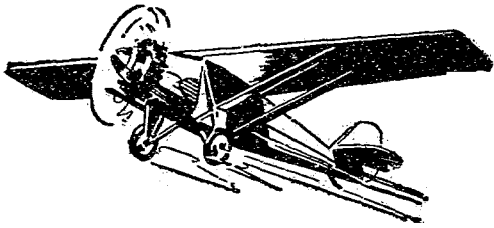
我們是年青的一夥，我們只懷着希望的熱情而苦幹，沒有驕矜的笑，也沒有失望的淚；三週年了，在短促的人生上看來是多麼一個悠長的時間啊！在這三年中，我們結伴踏過荆棘的道路，也曾互相牽掣着在黑暗中摸索！

然而我們從荆棘中也居然找着坦途，我們的前面也閃着希望之火，因此大家覺着應該從某種事功上來表示一點慶幸和紀念，所以毅然地舉起了這隻熾燃的烽火，笑罵，批評，觀賞，讚嘆，自有圍在她四周的人們。

本刊承艾德榜先生設計封面特此致謝，

本刊承萬助堯阮世忠二先生賜稿併致敬謝。

編 者



豆 奶 牛

公 司



記 春



▲ 新 鮮 消 毒 牛 奶 ▼

衛 生 經 濟 無 上 補 品

▲ 特 煉 各 種 豆 汁 ▼

○ 號 二 第 街 衛 正 昌 武 設 開 ○

西 中
行 料 材 相 照

▲漢口法租界德興里四號

歷史悠久
攝影精良
兼售鏡箱
沖晒放大

▲自動電話二四二四一號

編輯者 烽火紀念刊編輯委員會

地址：武昌文華園

發行者 樂文文藝研究社

電話：四一四一六

印刷者 李榮真印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四月一日

定價：每冊壹角

82

97572